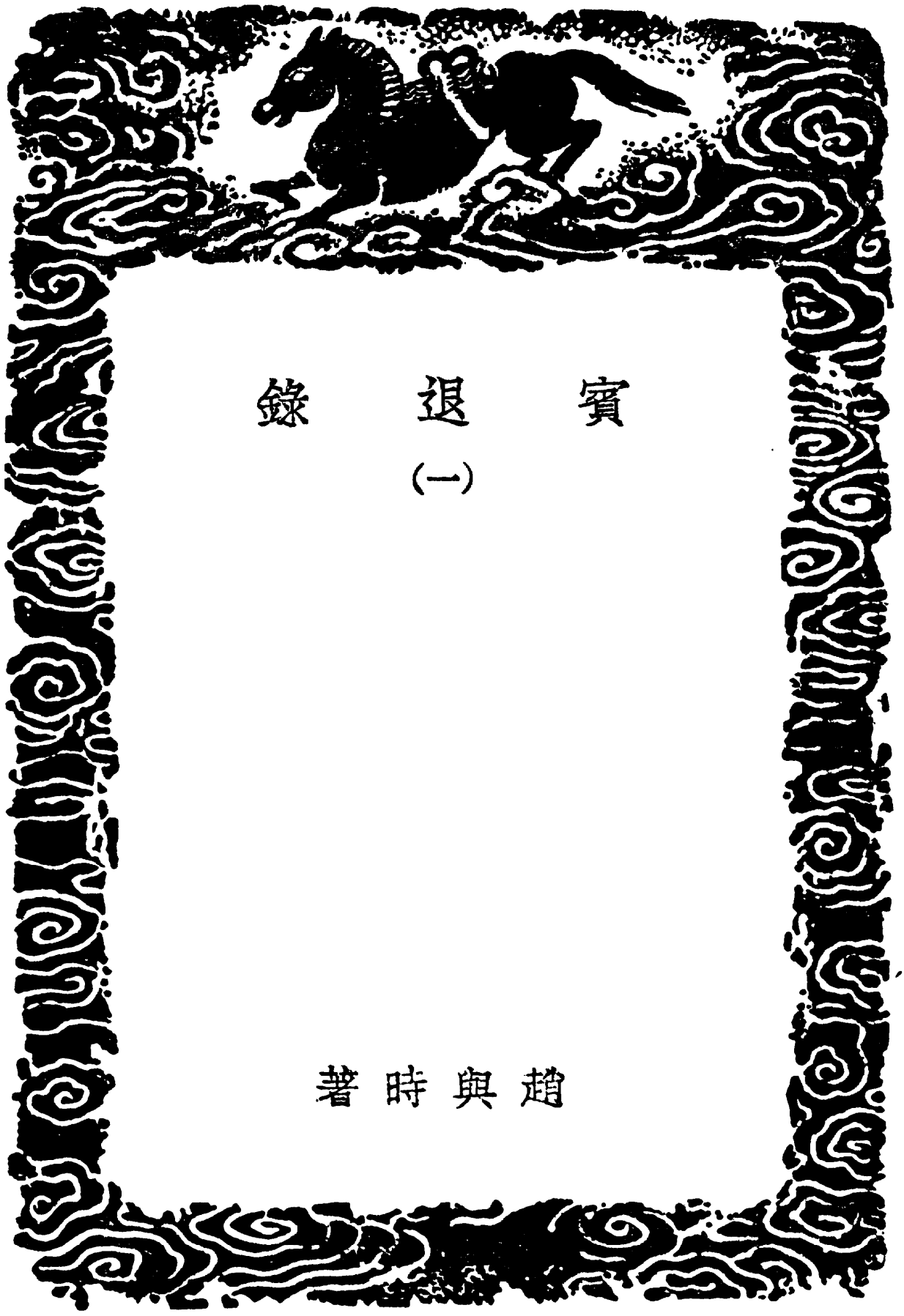
賓退錄 一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賓退錄

(一)

趙與時著

本館據學海類編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序

余里居待次。賓客日相過。平生聞見所及。喜爲客誦之。意之所至。賓退或筆于牘。閱日滋久。不覺盈軸。欲棄不忍。因稍稍傳益。析爲十卷。而題以賓退錄云。大梁趙與時。

賓退錄卷第一

宋　大梁趙與時著

王建以宮詞著名。然好事者多以它人之詩雜之。今世所傳百篇。不皆建作也。余觀詩不多。所知者如新婚初放兔初肥。白日君王在內稀。薄暮千門臨欲鎖。紅妝飛騎向前歸。黃金捍撥紫檀槽。絃索初張調更高。盡理昨來新上曲。內官簾外送櫻桃。張籍宮詞二首也。淚盡羅巾夢不成。夜深前殿按歌聲。紅顏未老恩先斷。斜倚熏籠坐到明。白樂天後宮詞也。閒吹玉殿昭華管。醉折梨園縹蒂花。十年一夢歸人世。絳縷猶封繫臂紗。杜牧之出宮人詩也。紅燭秋光冷畫屏。輕羅小扇撲流螢。瑤階夜月涼如水。坐看牽牛織女星。杜牧之秋夕詩也。寶仗平明秋殿開。且將團扇暫徘徊。玉顏不及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王昌齡長信秋詞也。日晚長秋簾外報。望陵歌舞在明朝。添爐欲爇熏衣麝。憶得分時不忍燒。日映西陵松柏枝。下臺相顧一相悲。朝來樂府歌新曲。唱著君王自作詞。劉夢得魏宮詞二首也。或全錄。或改一二字而已。王平甫謂館中校花藥夫人宮詞止三十二首。夫人親筆。又別有六十六篇者。乃近世好事者旋加搜索續之。語意與前詩相類者極少。誠爲亂眞。世又有王岐公宮詞百篇。蓋亦依託者。

洪文敏容齋隨筆論禹稷躬稼而有天下。謂禹未嘗躬稼。因稷而稱之。余按書、禹曰。暨稷奏庶艱食。則嘗躬稼矣。洪偶未之思也。

詩眼云晏叔原見蒲傳正云先公平日小詞雖多未嘗作婦人語也傳正云綠楊芳草長亭路年少拋人容易去豈非婦人語乎晏曰公謂年少爲何語傳正曰豈不謂其所歡乎晏曰因公之言遂曉樂天詩兩句蓋欲留所歡待富貴富貴不來所歡去傳正笑而悟余按全篇云綠楊芳草長亭路年少拋人容易去樓頭殘夢五更鐘花底離愁三月雨無情不似多情苦一寸還成千萬縷天涯地角有窮時只有相思無盡處蓋眞謂所歡者與樂天欲留年少待富貴富貴不來年少去之句不同叔原之言失之

紹興三十二年五月甲子降旨建儲宰相陳康伯折簡禮部侍郎呂廣問密議典禮時士王祀黃帝廣問爲初獻官周必大以御史監祭廣問語必大皇太子改名從火從華必大謂與唐昭宗曄字同音可乎廣問亟告康伯取旨別擬定乃用今諱

紹興癸丑岳武穆提兵平虔吉羣盜道出新淦題詩青泥市蕭寺壁閒云雄氣堂堂貫斗牛誓將直節報君讎斬除頑惡還車駕不問登壇萬戶侯淳熙閒林令梓欲摹刻于石會罷去不果今寺廢壁亡矣其孫類家集惜未有告之者

蘭亭石刻惟定武者得其眞蓋唐太宗以眞蹟刻之學士院朱梁徙至汴都石晉亡耶律德光輦而歸德光道死與輜重俱棄之中山之殺虎林慶歷中爲土人李學究所得韓魏公索之急李瘞諸地中而別刻以獻李死其子乃出之宋景文公始買寘公帑榮芭云宋景文帥定日有學究李姓者藏此石死于妓家樂營將何水清得之以獻宋留之公庫姚令升云有遊子攜此石走四方最後死于中山營妓家

伶人孟水清取以獻。周承勳希稷云。唐太宗既得蘭亭序眞蹟。使趙模等模搨。以十本賜方鎭。惟定武用玉石刻之。文宗朝。舒元輿作牡丹賦刻之碑陰。世號定武本。蔡絛云。定武本乃江左所傳晉會稽石也。錢氏歸版圖之後。定武有富民好事者厚以金帛從會稽取之而藏于家。後戶絕。貲沒縣。官人始見之。因置諸定帥之便坐壁閒。熙甯閒。薛帥正向爲帥。其子紹彭又刻別本留公帑。擴古刻歸長安。王厚之順伯云。紹彭竊歸洛陽。周希稷云。薛帥求之不得。其猶子紹彭聞公廚有石。用以鎭內。取視之。乃刻牡丹賦于碑陰者。遂別刻石易以歸長安。袁說友起巖云。薛帥正至定。惡摹打有聲。自刊別本留譙樓下以應求者。其子紹彭又私摹刻。易殺虎林本以歸。蔡絛云。熙甯中孫次公侍郎帥定。有旨取其石納禁中。則又刻石而還之壁。後薛向來定。遂取以歸。世但謂石歸薛氏。然不知雅非古矣。大觀中。榮芑。王厚之。王明清。周承勳。皆曰宣和。詔取眞宣和殿。王明清云。向次子嗣昌獻于天上。徽宗命龕置睿思東閣之壁。明清之父鉅則云。置之艮嶽瑪瑙亭。蔡絛云。大觀初。祐陵方尙文博雅。詔索孫次公所納石刻則無有。或謂此石已殉裕陵。乃更取薛氏石入御府。靖康之變。虜襲以紅氈輦歸。榮芑云。宋定國嘗從使虜。云石今在中京。王明清云。靖康之亂。凡尙方珍異之物。悉爲金人輦歸。獨此石虜所不識。遂棄不取。建炎初。高宗駐蹕廣陵。宗澤居守東都。見之。遣騎疾馳進行在所。未逾月。金復南寇。大駕幸浙。失于倉猝之際。紹興中。向子固帥維揚。密旨令搜訪。竟不獲。今東南諸刻無能彷彿者。天台桑澤卿世昌編蘭亭博議一書甚詳。與時參會衆說。芟繁撮要。記其本末如此。所取何子楚薳之辭居多。諸說之異同

者則附著其下。雖未能定其孰是孰非。然薛師正長安人。王順伯謂其攜以歸洛。宗忠簡守汴。日夕從事戰守。且其天姿剛正。王仲言謂其爲人主搜羅玩物於艱難之時。皆不敢謂然。開元九年置朔方節度。自是始有方鎭。周希稷所云。乃是全不知有史策。若謂太宗分賜諸郡猶可也。夫以一石刻之微。而言人人殊。莫能定於一。然後知考古之難也。

林靈素。初名靈噩。字歲昌。家世寒微。慕遠遊至蜀。從趙昇道人數載。趙卒。得其書秘藏之。由是善妖術。輔以五雷法。往來宿、亳、淮、泗間。乞食諸寺。政和三年至京師。寓東太乙宮。徽宗夢赴東華帝君召游神霄宮。覺而異之。敕道錄徐知常訪神霄事迹。知常素不曉。告假。或告曰。道堂有溫州林道士。累言神霄。亦作神霄詩題壁。聞知常得之大驚。以聞。召見。上問有何術。對曰。臣上知天宮。中識人間。下知地府。上視靈噩風采如舊識。賜名靈素。號金門羽客通眞達靈元妙先生。賜金牌。無時入內。五年。築眞通宮以居之。時宮禁多怪。命靈素治之。埋鐵簡長九尺于地。其怪遂絕。因建寶籙宮太乙西宮。建仁濟亭施符水。開神霄寶籙壇。詔天下天甯觀改爲神霄玉清萬壽宮。無觀者以寺充。仍設長生大帝君青華大帝君像。上自稱教主道君皇帝。皆靈素所建也。靈素被旨修道書。改正諸家醮儀。校讎丹經靈篇。刪修注解。每遇初七日升座。座下皆宰執百官。三衙親王中貴。士俗觀者如堵。講說三洞道經。京師士民始知奉道矣。靈素爲幻不一。上每以聰明神仙呼之。御筆賜玉眞教主神霄凝神殿侍宸。立兩府班上。思明達后欲見之。靈素復爲葉靜能致太眞之術上尤異之。謂靈素曰。朕昔到青華帝君處。獲言改除魔髡。何

謂也。靈素遂縱言佛教害道。今雖不可滅。合與改正。將佛刹改爲宮觀。釋迦改爲天尊。菩薩改爲大士。羅漢改尊者。和尚改德士。皆留髮頂冠執簡。有旨依奏。皇太子上殿爭之。令胡僧一立藏十二人幷五臺僧二人道堅等與靈素鬬法。僧不勝。情願戴冠執簡。太子乞贖僧罪。有旨胡僧放。道堅係中國人。送開封府刺面決配於開寶寺前。令衆明年京師大旱。命靈素祈雨。未應。蔡京奏其妄。上密召靈素曰。朕諸事一聽卿。且與祈三日大雨。以塞大臣之謗。靈素請急召建昌軍南豐道士王文卿。乃神霄甲子之神兼雨部。與之同告上帝。文卿既至。執簡敕水。果得雨三日。上喜。賜文卿亦充凝神殿侍宸。靈素眷益隆。忽京城傳呂洞賓訪靈素。遂捻土燒香。氣直至禁中。遣人探問。香氣自通眞宮來。上亟乘小車到宮。見壁間有詩云。捻土焚香事有因。世間宜假不宜眞。太平無事張天覺。四海閒遊呂洞賓。京城印行。遶街叫賣。太子亦買數本進。上大駭。堆賞錢千緡開封府捕之。有太學齋僕王青告首是福州士人黃待聘。令青賣送大理寺勘招。待聘兄弟及外族爲僧行。不喜改道。故云。有旨斬馬行街。靈素知蔡京鄉人所爲。上表乞歸本貫。詔不允。通眞有一室。靈素入靜之所。常封鎖。雖駕來亦不入。京遣人廉得有黃羅大帳。金龍朱紅倚卓。金龍香爐。京具奏請上親往。臣當從駕。上幸通眞宮。引京至。開鎖同入。無一物。粉壁明牕而已。京皇恐待罪。宣和元年三月。京師大水。臨城。上令中貴同靈素登城治水。救之。水勢不退。回奏臣非不能治水。一者事乃天道。二者水自太子而得。但令太子拜之。可信也。遂遣太子登城。賜御香。設四拜。水退四丈。是夜水退。盡京城之民皆仰太子聖德。靈素遂上表乞骸。不允。秋九月。全臺上言

靈素妄改（改字疑恐是議字）遷都妖惑聖聰改除釋教毀謗大臣靈素即時攜衣被行出宮十一月與宮祠溫州居住二年靈素一日攜所上表見太守閻邱額乞與繳進及與州官親黨訣別而卒生前自卜墳于城南山戒其隨行弟子皇城使張如晦可掘穴深五尺見龜蛇便下棺既掘不見龜蛇而深不可視葬焉靖康初遣使監溫州伐墓不知所蹤但見亂石縱橫强進多死遂已此耿延禧所作靈素傳也靈素本末世不知其全故著之不敢增易一字今溫州天慶宮有題銜云太中大夫冲和殿侍宸金門羽客通眞達靈元妙先生在京神霄玉清萬壽宮管轄提舉通眞宮林靈素

世有十幹化五行眞氣之說莫究其理洪文敏載鄭景實稟之語謂取歲首月建之幹所生如甲己丙作首丙屬火火生土則甲己化土它倣此頗通余記昔年一術士云遇龍則化龍辰也甲己得戊辰戊屬土故化土乙庚得庚辰庚屬金故化金丙辛以降皆然其實一也

祖宗時諸郡皆有都廳至宣和三年懷安軍奏今尚書省公相廳改作都廳內外都廳竝行禁止欲將本軍都廳以僉廳爲名從之且命諸路依此此僉廳得名之始也然今帥府有僉廳又有都廳莫知所始矣

會稽虞少崖（仲琳）送林懿成（季仲）詩云男兒何苦槩羣書學到根原物物無曾子當年多一唯顏淵終日只如愚水流萬折心無競月落千山影自孤執手沙頭休話別與君元不隔江湖閱庚溪詩話喜而錄之

俗閒有擊鼓射字之伎。莫知所始。蓋全用切韻之法。該以兩詩。詩皆七言。一篇六句四十二字。以代三十六字母。而全用五支至十二齊韻。取其聲相近。便於誦習。一篇七句四十九字。以該平聲五十七韻。而無側聲。如一字字母在第三句第四字則鼓節。先三後四叶韻亦如之。又以一二三四爲平上去入之別。亦有不擊鼓而揮扇之類。其實一也。詩曰。西希低之機詩資。非卑妻欺癡梯歸。披皮肥其僻移題。攜持齊時依眉微。離爲兒儀伊鋤尼。醯鷄篦溪批毗迷。此字母也。羅家瓜藍斜凌倫。思戈交勞皆來論。留連王郎龍南關。盧甘林巒雷聊鄰。簾櫳嬴婁參辰闌。楞根彎離驢寒閒。懷橫榮鞋庚光顏。此叶韻也。又有以詩數十句該果實之名爲酒席之戲者。與此略同。然不假切韻。頗爲簡易。至於賣卜者。佹欲知十榦十二枝。則尤不難。然多只一擊鼓。使能知年月日時八字。蓋未擊之先。踟躕顧盼。舉動語默。皆是物也。

三司副使曰簉。通判曰倅。禮有副車倅車。左傳孟僖子使泉邱人女助蘧氏之簉。簉、倅、皆副貳之稱。然他官雖副貳不通用。不知其由。今三司廢已久。簉之名人無知者。獨倅之名猶然。樓宣獻序向侍郎子諲集云。擢之戶簉。近時文字中所見者此耳。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謂禮必以忠信爲質也。余謂學者始以持敬爲本。而窮理盡性以終之。亦繪事後素之意。

吾不試故藝。余妄意夫子天縱之聖。藝皆不學而能。非若常人嘗試而爲之。故其多能皆本於自然。而非

有意於多能也。古今諸家皆無此說。余亦未敢自以爲是。

穆天子傳書八駿之名。一曰赤驥。二曰盜驪。三曰白義。四曰逾輪。五曰山子。六曰渠黃。七曰華騮。八曰綠耳。王子年拾遺記載穆王馭八龍之駿。一名絕地。二名翻羽。三名奔霄。四名超影。五名逾輝。六名超光。七名騰霧。八名挾翼。二說不同。

神仙赤松子見於書傳多矣。惟淮南子稱赤誦子。

嘉眉多士之鄉。凡一成之聚。必相與合力建夫子廟。春秋釋奠。士子私講禮焉。名之曰鄉校。亦有養士者。謂之小學。眉州四縣凡十有三所。嘉定府五縣凡十有八所。他郡惟遂甯四所。普州二所。餘未之聞。

劉卞功字子民。濱州安定人。弱不好弄。六歲誤觸甕碎。家人更譙之。神色自若。曰。俟釘校者來當全之。復譙其妄。曰。人破尚可修。矧甕耶。語未絕。釘校者至。相與料理。頃之如新。自是築環堵於家之後圃。不語不出者三十餘年。或食或不食。徽宗聞其名。數敕郡縣津致。聞馳近特名之。對曰。吾有嚴願。不出此門。上知不可奪。賜號高尚先生。王子常侍郎衣其外兄也。嘗問以修行之術。書云。非道亦非律。又非虛空禪。獨守一畝宅。惟耕己心田。又云。以手捫胷。欲心清淨。以手上下。欲氣升降。又云。常人以嗜欲殺身。以貨財殺子孫。以政事殺民。以學術殺天下後世。吾無是四者。豈不快哉。靖康之變不知所終。

周宣王中興之賢君也。然考之於詩。曰箴。曰規。曰誨。曰刺。不一而足。第序詩者不能直書其事。故後世儒者無敢訾議。余觀國語所載。如不藉千畝。拒虢文公之諫。而致姜戎之敗。拾括立戲。激魯人之變。而致

諸侯之不睦。及喪師之後。復爲料民之舉。雖仲山甫之言且不用焉。文武成康之治豈如是哉。周之東遷。烏得盡委其責於幽平二王乎。其所由來者漸矣。史記但書不藉千畝料民太原二事之目。不若國語之詳也。

容齋隨筆謂近世所傳雲仙散錄、開元天寶遺事、老杜事實。皆淺妄絕可笑。而頗能疑誤後生。然但辨遺事中數事。餘二書無說。老杜事實世不多見。葛常之韻語陽秋云。老杜詩云。東閣官梅動詩興。還如何遜在揚州。按遜傳無揚州事。而遜集亦無揚州梅花詩。但有早梅詩云。兔園標物序。驚時最是梅。御霜當路發。映雪凝寒開。枝橫卻月觀。花繞凌風臺。應知早飄落。故逐上春來。杜公前詩乃逢早梅而作。故用何遜事。又意卻月凌風。皆揚州臺觀名爾。近時有妄人假東坡名作老杜事實一編。無一事有據。至謂遜作揚州法曹廨舍有梅一株。吟詠其下。豈不誤學者。以上皆葛語。若雲仙散錄。則余家有之。凡三百六十事。而援引書百餘種。每一書皆錄一事。周而復始。如是者三。其間次序參差者數條而已。編集文籍。豈能整齊如此。已可一笑。序稱天祐元年。金城馮贄取九世典籍。撮其膏髓。別爲一書。庶兵火煨燼之後來者不至束手。今百書逐無存者。則贄可謂前知矣。崇文總目成書時。距天祐未甚久。隋唐以前書籍存者極多。贄家之書無一著錄。雖有金鑾密記之類一二種。而所編三事。本書反無之。又其造語盡倣世說。後閱館本遜集。葛所引梅詩尚脫第四聯。朝灑長門泣夕駐臨邦杯。

胡忠簡之貶。李似之侍郎彌遜書十事以贈。一曰有天命。有君命。不擇地而安之。二曰唯君子困而不失

其所亨。三曰名節之士猶未及道。更宜進步。四曰境界違順。當以初心對治。五曰子厚居柳築愚溪。東坡居惠築鶴觀。若將終身焉。六曰無我方能作爲大事。七曰天將任之必大有摧抑。八曰建立功名非知道者不能。九曰太剛恐易折。須養以渾厚。十曰學必明心。記問辨說皆餘事。

古樂府木蘭詞。文字奇古。然其間有云。歸來見天子。天子坐明堂。策勳十二轉。賜物百千强。可汗問所欲。木蘭不願尚書郎。願馳明駝千里足。送兒還故鄉。按木蘭詐作男子代父征。行逮歸家易服。火伴方知其爲女。當其見天子之時。尚稱男子。而曰送兒歸故鄉。何哉。兒者、婦人之稱也。

熙甯青苗法行。計息推賞。否則廢黜。官吏畏罪希進。所散惟恐不多。知祥符縣李敦頤。視前政獨貸三之一。宰相怒甚。遂通判廣信軍。敦頤字子修。棣州陽信人。蘇文定公奏疏所言卽此也。

太宗嘗謂宰相曰。流俗有言。人生如病瘧。於大寒大暑中過歲。寒暑迭變。不覺漸成衰老。苟不競爲善事。虛度流年。良可惜也。李文簡書之長編。而宗門武庫載五祖亦有此語。又唐撫言載趙牧對酒詩。亦有人生如瘧在須臾。何乃自苦八尺軀之句。

中書侍郎舊稱中書。今轉爲中書舍人之稱。近歲有以六部侍郎兼中書舍人者。遂直呼中書侍郎。尤非是。官制。前左右丞六部侍郎。通謂之丞郎。今有稱郎官寺監丞爲丞郎者矣。皆失之不考也。若稱中書舍人爲中舍。則容齋已辨之矣。

前代東官官於皇太子皆稱臣。隋開皇中嘗更其制。至唐而復。眞廟爲皇太子始辭之。

臨漢石經與今文不同者殊多。東觀餘論略記之。如書女毋劵侮成人。今作女毋侮老成人。保后胥高。今作保后胥戚。女永歡憂。今作汝誕勸憂。女有近則在乃心。今近作戕。女比猶念以相從。今作汝分猷。各翕中。今作各設中。爾惠朕曷祗動萬民以遷。今作爾謂朕曷震動。天既付命。今付作孚。曰陳其五行。今作汩陳。嚴恭寅畏天命自亮。以民祗懼。今亮作度。以作治懷保小人惠于矜寡。今人作民。于作鮮母兄曰。今作無。皇曰則兄自敬德。今兄作皇。旦以前人之徽言。今作受人之徽言。是罔顯哉厥世。今哉作在。文王之鮮光。今作耿光。通殷就大命。今作達殷集大命。論語意與之與。今意作抑。孝于惟孝。今于作乎。朝聞道夕死可也。今也字作矣。是魯孔丘與曰。是知津矣。今作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穈不輟子路以告。子憮然。今作穈而不輟。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置其杖而耘。今置作植。其斯已乎。今作如斯而已乎。譬諸宮牆。今諸作之。賈諸賈之哉。今賈作沽。恨不見其全也。

顧命一人冕執銳。陸氏釋文。銳、以稅反。今禮部韻尹字下有鈗字注云。侍臣所執書。一人冕執鈗。古文尚書亦作鈗。不知承誤作銳自何時始也。

晁伯。字載之。昭靈夫人祠詩。安用生兒作劉季。暮年無骨葬昭靈。陸務觀游黃州詩。君看赤壁終陳迹。生子何須似仲謀。

自唐以紀年改梁州曰興元府。本朝紹興、隆興、慶元諸府皆循用。故事縣名亦多有之。獨嘉州以慶元初嘉定府。越三十年方改元嘉定。與諸府不同。

韓文公記夢詩百二十刻須臾閒。方氏舉正載董彥遠云。世閒只百刻。百二十刻以星紀言也。朱文公考異云。星紀之說未詳其旨。但漢哀帝嘗用夏賀良說。刻漏以百二十爲度矣。余謂董說固妄。夏賀良之說行之不兩月而改。且衰世不典之事。韓公必不引用。按古之漏刻晝有朝、晡、中、晡、夕、夜有甲、乙、丙、丁、戊。至梁武帝天監六年始以晝夜百刻布之十二辰。每時八刻。仍有餘分。故今世歷家百刻舉成數爾。實九十六刻也。每時餘分別爲初、初正、初刻。一日合二十有四。每刻居六分刻之一。總而計之爲四刻。始合百刻之數。刻雖有大小。其名則百有二十。韓詩恐只取此。正不須求之遠也。

熙甯閒。賜岐王顯、嘉王頵、玉帶各一。二王固辭。不聽。請加佩金魚以別嫌。詔并以玉魚賜之。王仲言明清揮麈錄謂玉帶爲朝儀始此。其後嘗賜王安石。安石以辭不從。不得已受詔。次日卽釋去。至徽宗朝。以賜蔡京。京請佩金魚以自別於諸王。從之。自是何執中、鄭居中、王黼、蔡攸、童貫、皆受賜。余按唐永徽二年。勅開府儀同三司及京官文武職事四品五品竝給隨身魚。上元初。勅文武官三品以上服金玉帶。開元中。勅珠玉錦繡既令禁斷。準式三品以上飾以玉。四品以上飾以金。五品以上飾以銀者。宜于腰帶及馬鐙酒杓。餘悉禁斷。董晉傳謂五品而上金玉帶。所以盡飾以奉上。史傳載賜玉帶及臣下私以玉帶相贈遺者班班可考。韓文公詩亦云。不知官高卑。玉帶懸金魚。則知唐已然矣。五代漢隱帝嘗以賞郭威之功。既又召楊邠輩數人悉賜之。然不足稽也。楊文公談苑載國朝賜帶之制。謂駙馬都尉初遷尙。賜白玉帶。親王皇族皆許通服雕玉。白玉等帶。則不始於岐嘉二王審矣。玉魚。安重榮亦嘗自爲

之。

或問陸文安公何不註釋諸經以垂世。陸曰。六經乃注我者也。

州縣治率南向。然南面二字。人臣不得用也。惟山谷送徐隱父宰餘干詩云。地方百里身南面。豈別有所本歟。恨讀書不多。不能詳也。

章貢志謂漢高帝六年命灌嬰略定江南。令天下城縣邑。始置雩都縣。按高紀六年冬十月。但書令天下郡邑城而已。餘皆無所見。雩都置縣。地理志不書歲月。考紀及傳。灌嬰蹤跡未嘗到江南。鑿空著書。可付一笑。洪駒父豫章職方乘亦謂灌嬰在漢初定江南。故祀以爲城隍神。今江西郡縣城隍多指爲灌嬰。其實非也。友人蕭子壽大年考功臣侯表。始知其爲陳嬰。蓋嬰自定東陽爲將。屬楚項梁。爲楚柱國。四歲。項羽死。屬漢。定豫章浙江。封堂邑侯。都漸顏師古謂漸水名。在丹陽黟縣南蠻中。嬰既定諸地而都之。地理志注。黟、音伊。字本作黳。其音同。始知定江南者爲陳嬰。流俗所傳。不爲全無所據。但誤其姓耳。

賓退錄卷第二

朱文公嘗與客談世俗風水之說。因曰。冀州好一風水。雲中諸山。來龍也。岱嶽。青龍也。華山。白虎也。嵩山。案也。淮南諸山。案外山也。

曲忠壯在蜀有詩云。破碎江山不足論。何時重到渭南村。一聲長嘯東風裏。多少未歸人斷魂。

范冲嘗對高宗云。詩人多作明妃曲。以失身胡虜爲無窮之恨。獨王安石曰。漢恩自淺胡自深。人生樂在相知心。然則劉豫之僭非其罪。漢恩淺而虜恩深也。今之背君父之恩。投拜而爲盜賊者。皆合于安石之意。此所謂壞天下人心者也。臨江徐思叔得之亦嘗病荊公此語。謂衞律李陵之風。乃反其意而爲之。遂得詩名於時。其詞云。妾生豈願爲胡婦。失信甯當累明主。已傷畫史忍欺君。莫使君王更欺虜。琵琶卻解將心語。一曲才終恨何數。朦朧胡霧染宮花。淚眼橫波時自雨。專房莫倚黃金賂。多少專房棄如土。甯從別去得深嗔。一步思君一回顧。胡山不隔思歸路。只把琵琶寫辛苦。君不見。有言不食古高辛。生女無嫌嫁盤瓠。

康節邵先生之學受於李挺之。而今世少知挺之者。晁以道說之嘗爲作傳曰。李之才。字挺之。青社人。天聖八年同進士出身。爲人朴直率自信。無少矯厲。師河南穆伯長。伯長性卞嚴寡合。雖挺之亦頻在訶怒中。挺之事先生益謹。嘗與參校柳文者累月。卒能受易。時蘇子美亦從伯長學易。其專授受者惟挺

之伯長之易受之种徵君明逸种徵君受之希夷先生陳圖南其源流爲最遠究觀三才象數變通非若晚出尙辭以自名者挺之初爲衞州獲嘉縣主簿權共城令所謂康節先生邵堯夫者時居母憂于蘇門山百源之上布裘菜食且躬爨以養其父挺之叩門上謁勞苦之曰好學篤志果何似康節曰簡策迹外未有適也挺之曰君非迹簡策者其如物理之學何他日則又曰物理之學學矣不有性命之學乎康節謹再拜悉受業於書則先視之以陸淳春秋意欲以春秋表儀五經既可語五經大旨則授易而終焉世所謂康節先生之易者實受之挺之挺之器大難乎識者棲遲久不調或惜之則曰宜少貶之榮進友人石曼卿獨曰時不足以容君君盍不棄之隱去再調孟州司法參軍時范忠獻公守孟亦莫之知也忠獻初建節鉞守延安送者不用故事出境外挺之獨別近郊或病之謝曰故事也居頃之忠獻謫安陸挺之沿檄見之洛陽前日遠境之客無一人來者忠獻於是乎恨知挺之之晚友人尹師魯以書薦挺之于葉舍人道卿因石曼卿致之曰孟州司法參軍李之才年三十九能爲古文章語直意遂不肆不窘固足以蹈及前輩非洙所敢品目而安於卑位頗無仕進意人罕能知之其才又達世務使少用於世必過人遠甚幸其貧無貲不能決其歸心知之者當共成之曼卿報師魯曰今之業文好古之士至鮮且不張苟遺若人其學益衰矣是師魯當盡心以成之者也延年素不喜屈謁貴仕以挺之書凡四五至道卿之門通焉而後已道卿且樂薦之以是不悔挺之遂得應銓新格有保任五人改大理寺丞爲縉氏令未行會曼卿與龍圖閣直吳學士遵路調兵河東辟挺之澤州僉署判官於

是澤人劉仲更從挺之受歷法。世稱劉仲更之歷。遠出古今。上有楊雄張衡之所未喻者。實受之挺之。在澤轉殿中丞。丁母憂。甫除喪。暴卒于懷州守舍。時友人尹子漸守懷也。實慶歷五年二月。子漸哭挺之過哀。感疾。不逾月亦卒。挺之葬青社。後十有二年。一子以疾卒。又二十有四年。有姪君紛乞康節表其墓曰。求於天下。得聞道之君子李公以師焉。以道此傳。顧能道其出處之詳。然康節嘗曰。今世知道者。獨予及李挺之二人而已。則此傳豈足以盡挺之哉。

東坡公知揚州。夢行山林間。一虎來噬。方驚怖。有紫衣道士揮袖障公。叱虎使去。明日。一道士投謁曰。夜出不至驚畏否。公咄曰。鼠子乃敢爾。本欲杖汝脊。汝謂吾不知汝子夜術邪。道士惶駭而退。林靈素傳中徽宗神霄夢亦此類。新淦祥符觀道士何得一。宣和間遊京師。遇方士陶光國。變其人物秀整。語之曰。當爲辦一事。始亟歸。無幾何。徽宗夢人曰。天上神仙鄭化基地下神仙何得一。明日命閱祠部帳。得諸新淦籍中。化基其師也。遽命召。時得一方次鄂州守貳。禮請以往。既對。上大悅。賜號冲妙大師。主龍德太一宮。旋授丹林郎。制曰。惟上帝休命。誕集朕躬。故宏天飛之舊宮。奉眞棊之列御。非得端靖修潔之士。孰與致朕嚴恭寅畏之意哉。爾植忘靡懈。飾履有聞。嘉其積勤。超進僊秩。尚敦而素。毋終墮哉。時六年六月二十五日也。未幾中原亂。得一亦歸里。坎壈以死。得一庸人。無他異。僥倖至此。光國不知何許人也。

孔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君子和而不

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君子小人之情狀。其判然如此。爲士者當知所擇矣。余亦懼爲小人之歸也。筆之以自警焉。

萬里鑾輿去不還。故宮風物尙依然。四圍錦繡山河地。一片雲霞洞府天。空有遺愁生落日。可無佳氣起非煙。古來國破皆如此。誰念經營二百年。此毛麾過龍德故宮詩也。麾字牧達。平陽府人。有平水老人詩集十卷。行于虜境。權商或攜至中國。余偶得一帙。可觀者頗多。序稱其父當宋大觀三年上舍登第。後中宏詞科。季年嘗任給事中。按登科記。大觀三年榜中毛安節者蓋其父。然次年詔改宏詞爲詞學兼茂。紹徽宗欽宗兩朝。取詞科爲郎者皆無毛姓。必陷虜後事也。

集賢殿修撰。舊多以館閣久次者爲之。有自常僚超授要仕未至從官者亦除修撰。時人遂有冷撰熱撰之目。近世士夫以集英爲熱撰。右文秘閣爲冷撰。非也。右文卽集賢。政和五年改。

讀橫渠詩。最愛其一篇云。學易窮源未到時。便將虛寂妙心思。宛如童子攻詞賦。用卽無差問不知。

胡致堂著讀史管見。主於譏議秦檜。一開卷可考也。如論耶律德光諭晉祖宜以桑維翰爲相。謂維翰雖因德光而相。其意特欲與晉而已。固無挾虜以自重。劃主以盜權之意。猶足爲賢。尤爲深切。致堂本文定從子。其生也。父母欲不舉。文定夫人舉而子之。及貴。遭本生之喪。士論有非之者。故漢宣帝立皇考

廟晉出帝封宋王敬儒兩章專以自解而於漢哀帝謝立定陶後一節直謂爲人後者不顧私親安而行之猶天性也吁甚矣首卷論豫讓報仇曰無所爲而爲善雖大學之道不是過若致堂者其亦有所爲而著書者歟然其間確論固不容揜也

近時後進稱前輩之字人多非之余謂不然孔門弟子皆稱其師曰仲尼則豈不可又有父祖既沒子孫不忍稱其字者亦古之所無北齊王元景兄弟諱其父之字顏之推譏之然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母沒而杯圈不能飲焉況稱其字乎以情推之亦未爲過古者以王父字爲氏雖只一字似未安也

梁武命袁昂作書評其答啓云奉教遣臣評古今書臣愚短豈敢輒量江海但天旨諉臣斟酌是非謹品字法如前今淳化法帖第五卷智果書此一段謂爲梁武帝評書中興館閣書目亦然誤也其略云王僧虔書猶如楊州王謝家子弟縱復不端正奕奕皆有一種風氣王子敬書如河朔少年皆充悅舉體沓拖而不可耐羊欣書似婢作夫人不堪位置而舉止羞澀終不似眞阮研書如貴胄失品次不復排突英賢王儀同書如晉安帝非不處尊位而都無神明殷均書如高麗人抗浪乃不有意氣而姿顏自足精味徐淮南書如南岡士大夫徒尚風軌然不寒乞陶隱居書如吳興小兒形狀未成長而骨體甚峭快吳拖書如新亭傖父一往似楊州人共語語便態出柳產書如深山道士見人便欲退縮曹喜書如經論道士言不可絕王右軍書字勢雄強如龍跳天門虎臥鳳閣故歷代寶之永以爲訓蔡邕書骨氣洞達爽爽如有神力程曠平書如鴻鵠弄翅頡頏布置初雲之見白日蕭思話書如舞女低腰仙人

嘯樹。李鎮東書如芙蓉之出水。文彩如鏤金。桓元書如快馬八陳。隨人屈曲。豈須文譜。范懷約眞書有分。草書無功。故知簡牘非易。皇象書如韻音繞梁。孤飛獨舞。孔琳之書如散花空中。流徽自得。李巖之書如鏤金素月。屈玉自照。薄紹之書如龍遊在霄。繾綣可愛。崔子玉書如危峰阻日。孤松單枝。邯鄲淳書應規入矩。方圓乃成。師宜官書如鵬翔未息。翩翩而自逝。梁鵠書如龍威虎震。劍拔弩張。張伯英書如武帝愛道。憑虛欲仙。衛恆書如插花舞女。援鏡笑春。索靖書如飄風忽舉。鷙鳥乍飛。鍾繇書如雲鶴遊天。羣鴻戲海。行閒茂密。實亦難過。米元章採隋唐至本朝得一十四家續之。僧智永書經氣骨清健。大小相雜。如十四五貴胄褊性。方循繩墨。忽越規矩。褚遂良如熟馭戰馬。舉動從人。而別有一種驕色。虞世南如學休糧道士。神意雖清。而體氣疲困。歐陽詢如新痊病人。顏色憔悴。舉動辛勤。柳公權如深山道士。修養已成。神氣清健。無一點塵俗。顏眞卿如項羽挂甲。樊噲排突。硬弩欲張。鐵柱將立。卬然有不可犯之色。李邕如乍富小民。舉動屈强。禮節生疏。徐浩如蘊德之人。動容溫厚。舉止端正。敦尚名節。體氣純白。沈傳師如龍遊天表。虎踞溪傍。神情自如。骨法清虛。周越如輕薄少年舞劍。氣勢空健。而鋒刃交加。錢易如美丈夫。肌體充悅。神氣清秀。蔡襄如少年女子。體態嬌嬈。行步緩漫。多飾繁華。蘇舜欽如五陵少年。訪雲尋雨。駿馬青衫。醉眠芳草。狂歌院落。張友直如宮女插花。媚嬌對鑑。端正自然。別有一種嬌態。唐書王勃傳載開元中張說與徐堅論近世文章。說曰。李嶠、崔融、薛稷、宋之問之文。如良金美玉。無施不可。富嘉謨如孤峰絕岸。壁立萬仞。濃雲鬱興。震雷俱發。誠可畏也。若施於廊廟。駭矣。閻朝

隱如麗服靚粧。燕趙歌舞。觀者忘疲。若類之風雅。則罪人矣。堅問今世奈何。說曰。韓休之文如大羹元酒。有典則薄滋味。許景先如豐肌膩理。雖穠華可愛。而乏風骨。張九齡如輕縑素練。實濟時用。而窘邊幅。王翰如瓊杯玉斝。雖爛然可珍。而多玷缺。堅謂篤論。齊道人湯惠休云。謝靈運詩如芙蓉照水。顏延年詩如錯綵鏤金。梁鍾嶸云。范雲詩宛轉清便。如流風回雪。邱遲詩點綴映媚。如落花在草。張芸叟評本朝名公詩。梅聖俞如深山道人。草衣木食。王公大人見之。不覺屈膝。石曼卿如飢鷹乍歸。迅逸不可言。歐陽永叔如春服乍成。醽酒初熟。登山臨水。竟日忘歸。王介甫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欲有尋繹。不可得矣。蘇子瞻如武庫乍開。干矛森然。見之不覺令人神懼。子細檢點。不能無利鈍。郭功父如大排筵席二十四味。終日揖遜。適口者少。劉中叟次莊塵土黃詩序。謂樂府自唐以來。杜甫則壯麗結約。如龍驤虎伏。容止有威。李白則飄揚振激。如游雲轉石。勢不可遏。今主管廣東漕司文字長樂敖器之陶孫遂盡取魏晉而下詩人。演而爲詩評曰。因暇日與弟姪輩評古今諸名人詩。魏武帝如幽燕老將。氣韻沈雄。曹子建如三河少年。風流自賞。鮑明遠如飢鷹獨出。奇矯無前。謝康樂如東海揚帆。風日流麗。陶彭澤如絳雲在霄。舒卷自如。王右丞如秋水芙蕖。倚風自笑。韋蘇州如園客獨繭。暗合音徽。孟浩然如洞庭始波。木葉微脫。杜牧之如銅丸走坂。駿馬注坡。白樂天如山東父老課農桑。言言皆實。元微之如李龜年說天寶遺事。貌悴而神不傷。劉夢得如鏤冰雕瓊。流光自照。李太白如劉安鷄犬。遺響白雲。聚其歸存。恍無定處。韓退之如囊沙背水。惟韓信獨能。李長吉如武帝食露槃。無補多慾。孟東野如埋泉

斷劍。臥壑寒松。張籍如優工行鄉飲。醵獻秩如。時有詼氣。柳子厚如高秋獨眺。霽晚孤吹。李義山如百寶流蘇。千絲鐵網。綺密瓌妍。要非適用。本朝蘇東坡如屈注天潢。倒連滄海。變眩百怪。終歸雄澤。歐公如四瑚八璉。止可施之宗廟。荊公如鄧艾縋兵入蜀。要以嶮絕爲功。山谷如陶宏景祇詔入宮。析理談元。而松風之夢故在。梅聖俞如開河放溜。瞬息無聲。秦少遊如時女步春。終傷婉弱。後山如九皋獨唳。深林孤芳。冲殺自妍。不求識賞。韓子蒼如梨園按樂。排比得倫。呂居仁如散聖安禪。自能奇逸。其它作者。未易殫陳。獨唐杜工部如周公制作。後世莫能擬議。

沈存中筆談載石曼卿居蔡河下曲。鄰有豪家。曼卿訪之。延曼卿飲。羣妓十餘人。各執肴果樂器。一妓酌酒以進。酒罷樂作。羣妓執果肴者萃立其前。食罷則分列其左右。京師人謂之輟槃。余按江南李氏宰相孫晟。每食不設几案。使衆妓各執一器。環立而侍。號肉臺盤。時人多效之。事見五代史記死事傳。及馬令南唐書義兒傳。輟槃蓋始于此。

三省密院奏事退。覆奏所得旨。周文忠書其本末於二老堂雜誌甚詳。著其略於此。淳熙四年四月甲戌。垂拱殿大參使相會覲起居退。肩輿歸第。直省官賈光祖散祇候李處和。使臣唐章騎從。已而參政龔茂良奏事畢。馳馬入堂。遂踵相躡。街司促光祖輩避道。光祖輩出語不遜。光祖、處和、實隸籍三省密院。茂良大不能平。明日奏其事。上諭覲致謝。又明日。覲以光祖處和申省施行。上謂茂良。先權衡替二人。然後施行。茂良遽下臨安府杖罷。丁丑上批問茂良。昨已面諭。何遽也。自是茂良待罪。求去不絕。五月

甲子。戶部郎謝開之賜出身。除殿中侍御史。六月丁丑。茂良除資政學士。知鎮江府。是日開之對。壬午再對。癸未茂良落職。放罷。於是覿之姻家韓彥古獻議。三省密院舊奏事退。徑批聖旨。非是。乞朝退一一覆奏。禁中詳觀乃付出。專爲此也。上大以爲然。自是每事於奏目後。用黃紙貼云得旨云云。朝退封入。改則改。留則留。遂以爲常。是月末。蜀人張唐卿欲用淮南舊賞改官。趙雄力主之。都承旨王扑執不可。雄乃請改次等合入官。既覆奏。止令循兩資。明日上諭三省云。若非覆奏。幾誤推賞。此可爲萬世法。雖有强臣跋扈。不能易也。七月癸丑。開之又論茂良。遂謫散官。英州安置。國初自范質進擬。已更舊制。至是復創覆奏云。開之名下一字曰然。上一字犯御嫌名。故書其字。

靖州圖經載其俗居喪不食酒肉鹽酪。而以魚爲蔬。今湖北多然。謂之魚菜。不特靖也。老杜白小詩云。白小羣分命。天然二寸魚。細微霑水族。風俗當園蔬。正指此。蓋老杜嘗往來荆楚。而此詩則嘉與魯氏定爲夔門所作。夔亦與湖北相鄰故也。注杜詩者皆不及此。韻語陽秋云。言白小與菜無異。豈復有厚味哉。非其指矣。

唐僖宗乾符二年。禮部侍郎崔沆下進士三十人。鄭合敬第一。撫言載其宿平康里詩云。春來無處不閒行。楚閨相看別有情。好是五更殘酒醒。時時聞喚狀頭聲。注云。楚娘、閨娘。妓之尤者。韻語陽秋謂爲鄭谷所作。誤矣。

臨安有鬻紙者。澤以漿粉之屬。使之瑩滑。謂之蠲紙。蠲猶潔也。詩吉蠲爲饎。周禮宮人除其不蠲。名取諸

此又記五代何澤傳載民苦於兵往往因親疾以割股或既喪而廬墓以規免州縣賦役戶部歲給蠲符不可勝數而課州縣出紙號蠲紙蠲紙之名適同非此之謂也

唐明宗時加秦王從榮天下兵馬大元帥有司言元帥或統諸道或專一面自前世無天下大元帥之名其禮無所考按余按唐至德初以廣平王爲天下兵馬元帥天復三年三月以輝王祚爲諸道元帥其年十二月敕國史所書元帥之任竝以天下爲名乃自近年改爲諸道宜卻復爲天下兵馬元帥至德距長興尚遠若天復則耳目相接而有司皆不之知何其陋邪元帥之名肇見於左氏晉謀元帥是也然是時所謂元帥者中軍之將爾未以官名也至隋始有行軍元帥唐初有左右元帥太原道行軍元帥西討元帥自此寖多然天下兵馬元帥則始于廣平大元帥則始于從榮唐末嘗以天下兵馬元帥授朱全忠僞吳以天下兵馬大元帥授李昇梁末帝以天下兵馬都元帥授錢鏐晉高祖以天下兵馬都元帥授錢元瓘出帝以東南面兵馬都元帥授錢宏佐周又以天下兵馬都元帥授俶國初改爲天下兵馬大元帥古今當其任者蓋寥寥可數而我高宗皇帝遂自此應中天之運初元帥皆親王爲之廷臣副貳而已惟哥舒翰、郭子儀、李光弼、房琯、皆嘗眞除錢氏繼之全忠自晉昇僞命不足道也

岑彭引兵從光武破天水與吳漢圍隗囂於西城時公孫述將李育將兵救囂守上邽帝留蓋延耿弇圍之而車駕東歸敕彭書曰兩城若下便可將兵南擊蜀虜人苦不知足既平隴復望蜀世言得隴望蜀本此又司馬懿爲曹操主簿從討張魯言於操曰劉備以詐力虜劉璋蜀人未附而遠爭江陵此機不

可失也。今若曜威漢中。益州震動。進兵臨之。必瓦解。因此之勢。易爲功力。聖人不能違時。亦不失時。操曰。人苦無足。既得隴右。復欲得蜀。言竟不從。蓋用前語也。

晉明帝問王導曾所以得天下。導陳司馬懿創業之始。及司馬昭弒高貴鄉公事。明帝以面覆牀曰。若如公言。曾祚復安得長遠。殊不思牛繼馬後。曾已絕矣。

古今詠史之作多矣。以經子被之聲詩者蓋鮮。張橫渠始爲解詩十三章。葛覃曰。葛覃言長谷鳥遷。女功興念憶歸安。不將貴盛驕門族。容使親心得懽歡。卷耳曰。閨閫誠難與國防。默嗟徒御困高岡。觥罍欲解庸瘡恨。采耳元因備酒漿。洪忠宣著春秋記詠三十卷。凡六百餘篇。石碏大義滅親曰。惡吁及厚篇。忠純大義無私遂滅親。後代姦邪殘骨肉。屢援斯語陷良臣。鄭人來渝平曰。鄭人來魯請渝平。姑欲修和不結盟。使宛歸祕平可驗。二家何誤作墮成。張無垢亦有論語絕句百篇。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曰。既是文章可得聞。不應此外尚云云。如何夫子言天道。昔把文章兩處分。顏子簞瓢曰。貧卽無聊富卽驕。回心獨爾樂簞瓢。箇中得趣無人會。惆悵遺風久寂寥。近歲嘗見紀孟十詩。題張孝祥作于湖集中無之。必依託者。如爭地爭城立霸基焉能一統混華夷。力期行政須求艾。深欲爲王愧折枝。緣木求魚何及計。爲叢敺雀失深思。是宜孟氏諄諄誨。不嗜殺人能一之。異端邪說日交馳。聖哲攻之心費辭。深詆竝耕排許子。極言二本闢夷之。復明陳仲廉無取。力斥楊朱義不爲。寄語外人非好辨。欲令大道日星垂。又黃次伋者。不知何人。賦評孟十九篇。極詆孟子。且及子

思漫紀一二首篇傳道八句云此道曾參得最眞寥寥千載付何人所傳伋也亦無母誰覺軻乎唱不臣忠孝缺來今已久中庸到此盡惟新願言爲子爲臣者勿據悠悠紙上塵文王之囿方七十里一絕云庶民德莫大文王西伯都來百里强園囿盤遊方七十斯民何處事耕桑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也若康節先生觀易觀書觀詩觀春秋四吟則盡掩衆作一物其來有一身一身還有一乾坤能知萬物備於我肯把三才別立根天向一中分體用人于心上起經綸天人焉有兩般事道不虛行只在人吁嗟四代帝王權盡入區區一舊編或讓或爭三萬里相因相革二千年唐虞事業誰能繼湯武功夫世莫傳時既不同人又易仲尼惡得不潸然愛君難得似當時曲盡人情莫若詩無雅豈明王教化有風方識國興衰知音未若吳公子潤色曾經魯仲尼三百五篇天下事後人誰敢更譏非堂堂王室寄空名天下無時不戰爭滅國伐人惟恐後尋盟報怨未嘗甯晉齊命令炎如火文武鎡基冷似冰唯有感麟心一片萬年千載若丹青

賓退錄卷第三

晉簡文母鄭太后諱阿春。晉人避其諱。皆以春秋爲陽秋。后傳。孝武下詔。依陽秋故事。上尊號孝武母李太后傳。何澄等議服制。曰陽秋之義。母以子貴是也。若褚裒傳。桓彝目之曰有皮裏陽秋。荀奕傳。張闓孔愉難奕駁陳留王出城大謂宋不城周。陽秋所譏。則皆事在鄭后之前。晉之史官追改以避之耳。故孫盛輩著書曰晉陽秋。近世葛常之侍郎立方作詩話。極其該洽。顧名之曰韻語陽秋。以今人而爲晉諱。不深考也。晉世后諱多矣。獨避鄭諱爲不可曉。然盛又有魏氏春秋。習鑿齒亦著漢晉春秋。司馬彪作九州春秋。則當時亦不盡避。史官亦不能盡改。蓋晉史凡十八家。而唐人修書又出於二十一人之手。豈無同異耶。

世俗稱列寺卿曰大卿。諸監曰大監。所以別於少卿監。自國初以寺監寄祿之時已然。相承甚久。然前代但有大鴻臚大司農大匠而已。大卿大監之名殊不典。元魏雖有大宗正卿大司農卿。隋亦有新都大監。然皆不足證也。獨晉人謂著作郎爲大著作。職官志亦然。今稱著作郎曰大著。悞有據依。

元昊寇邊。韓忠獻駐兵延安。夜有人攜匕首至臥內。遂褰帷。韓起坐問誰何。曰。某來殺諫議。誰遣汝來。曰。張相公。蓋張元也。韓復就枕曰。汝攜我首去。曰。某不忍。願得諫議金帶足矣。取帶而出。明日不復治其事。俄守陴卒報城櫓上得金帶。乃納之。明受之變。張忠獻自平江起義勤王。行次嘉禾。一夕坐至夜分。

警備嚴甚忽有刺客至前出腰間文書乃苗劉使來賊公者賞格甚盛時左右睡已熟張遽問爾欲何爲對曰某河北人粗知逆順豈肯爲賊用況侍郎精忠大節感通神明某又安忍致害邪特見備禦未至恐後復有來者故相報耳張下執其手問其姓名曰某粗讀書若言姓名是徼後利顧有母在河北今徑歸矣拂衣而去超捷若神翼日張取獄死囚斬以徇曰此刺客也私識其人終身物色竟不遇二事頗相似但受帶一節韓不及張而前之刺客亦不可以望後者也漢梁王使人刺爰盎刺者至關中問盎稱之皆不容口迺見盎曰臣受梁王金刺君君長者不忍刺然後刺者十餘曹備之又與張事相類然爰卒不免而張竟無他張公忠臣爰非眞長者天理爲不誣矣韓事見王彥輔麈史張事具行狀

光逸爲門亭長迎新令至京師胡母輔之輩語令家望見彤奇之李矩爲吏送故縣令於長安梁王肜以爲牙門以是知吏從迎送之儀晉已然矣宋書庾登之傳載其除豫章太守自臨川使道之官亦云儀迓光赫又謝方明自晉陵太守爲南郡相晉陵亦有送故主簿隨在西蕃梁時諸鎮皆有迎主簿

今人以月一日八日十四日十五日十八日二十三日二十四日二十八日二十九日三十日不食肉謂之十齋釋氏之教也余按唐會要武德二年正月二十四日詔自今已後每年正月九月及每月十齋日竝不得行刑所在公私宜斷屠釣永爲常式乾元元年四月二十二日敕每月十齋日及忌日竝不得採捕屠宰仍永爲式其來尚矣九國志亦載南唐大臣多蔬食月爲十齋今斷獄律疏議列此十日謂之十直日

白樂天於潯陽舟中見商婦賦琵琶行。其中有云。商人重利輕別離。前月浮梁買茶去。是時此商留家潯陽而遠取茶於浮梁。始知潯陽之茶。唐未有也。今其行幾徧天下。而浮梁所產反不著。時代推移。而土地所生亦復變遷如此。

晉書王育仕劉淵爲太傅。韋忠仕劉聰爲鎭西大將軍。劉敏元仕劉曜爲中書侍郎。三人者。皆嘗委質於晉矣。而皆謂之忠義。王宏桎梏罪人。以泥墨塗面。置深坑中。餓不與食。太康中。檢察士庶。使車服異制。宏緣此復遣吏科檢婦人袒服。至褰發於路。顧謂之良吏。王渾妻鍾氏。嘗夫婦共坐。其子濟趨庭而過。渾欣然曰。生子如此。足慰人心。鍾笑曰。若使新婦得配參軍生子。故不翅如此。參軍者。渾弟淪也。顧謂之烈女。眞可發一笑。

邵康節洛陽春八絕。其一云。四方景好無如洛。一歲花奇莫若春。景好花奇精妙處。又能分付與閒人。先鑑堂朝野遺事載呂吉甫在趙韓王南園。京師乞人曰風乞兒者。持大扇造呂求詩。呂卽書扇上。無人肯作知非乞。沒藥堪醫最是風。求乞害風都占斷。算來世上少如公。呂詩雖戲謔。然句體絕與邵詩相類。

呂居仁舍人嘗與汪聖錫尙書論竝拜兩相。獨曾文昭草文肅制。爲得右相詞命之體。乾道閒。虞忠肅拜右揆。汪適當制。遂祖其意而爲之。余按曾制云。左右置相。以總吾喉舌之司。東西分臺。以幹我鈞衡之任。居中如鼎足之峙。承上若台符之聯。相須而成。闕一不可。迺登次輔。以告大廷。汪制云。朕洪惟國朝

之制。竝建宰輔之司。應變守文。咸底於道。獻可替否。各單厥心。矧予繼承。惟日兢惕。懋乃后德。交修繄賴於同寅。揚于王庭。孚號式新於衆聽。其登次相。以叶舊章。似微不及也。初韓忠彥拜左僕射。蔡京當制。欲刺探徽宗之意。徐奏請曰。制詞合作專任一相。或作分任兩相之意。徽宗曰。專任一相。翼日京出宣言曰。子宣不復相矣。已而復召肇草制。拜布右僕射。肇之詞蓋有爲云。

李昊仕於蜀。王衍之亡。爲草降表。及孟昶降。又草焉。蜀人夜表其門曰。世修降表李家。當時傳以爲笑。余記晉謝澹少歷顯位。桓元之簒。以澹兼太尉。與王謐俱齎册到姑孰。元熙中爲光祿大夫。復兼太保。持節奉册禪宋。正堪作對。

漢昭帝察霍光之忠。知燕王上書之詐。後世稱其明。順帝時。張逵輩譖梁商謀廢立。帝知其妄。收逵等殺之。與昭帝相類。洪文敏謂順帝復以政付梁冀。其明非昭帝比。故不爲人所稱。前燕慕容皝初立。慕容根譖慕容恪慕容評將謀爲亂。皝曰。二公國之親穆。先帝所託終。應無此。未必非太師將爲亂也。收根等斬之。可與昭順竝稱。考三君之年。昭帝十四。順帝二十五。而皝方十一。尤不可及。然其末年。恪既死。母后亂朝。評以黷貨干政。不能容慕容垂之勳德。遂爲苻秦所滅。與早歲殊不相似。又非順帝比也。

東蜀楊天惠譔彰明縣附子記云。縣州故廣漢地。領縣八。惟彰明出附子。彰明領鄉二十。惟赤水、廉水、會昌、昌明、宜附子。總四鄉之地。爲田五百二十頃。有奇。然秔稻之田五。菽粟之田三。而附子之田止居其二焉。合四鄉之產。得附子一十六萬斤已上。然赤水爲多。廉水次之。而會昌昌明所出微甚。凡上農夫。

歲以善田代處前期輒空田一再耕之蒔薺麥若巢麋其中比苗稍壯幷根葉耨覆土下復耕如初乃布種每畝用牛十耦用糞五十斛七寸爲壟五寸爲符終畝爲符二十爲壟千二百壟從符衡深亦如之又以其餘爲溝爲涂春陽墳盈丁壯畢出疏整符壟以需風雨風雨時過輒振拂而駢持之既又挽草爲援以御烜日其用上力比它田十倍然其歲獲亦倍稱或過之凡四鄉度用種千斛以上種出龍安及龍州齊歸木門青塘小平者良其播種以冬盡十一月止採擷以秋盡九月止其莖類野芡而澤其葉類地麻而厚其花紫葉黃貭長苞而圓蓋其實之美惡視功之勤窳以故富室之人常美貧者雖接軫或不盡然又七月有採者謂之早水拳縮而小蓋附子之未成者然此物畏惡猥多不能常熟或種美而苗不茂或苗秀而實不充或已釀而腐或已暴而蠻若有物焉陰爲之故園人將採常禱於神或目爲藥妖云其釀法用醯窖安密室淹覆彌月乃發以時暴涼久乃乾定方出釀時其大有如拳者已定輒不盈握故及兩者極難得蓋附子之品有七實本同而末異其種之化者爲烏頭、附烏頭而傍生者爲附子又左右附而偶生者爲鬲子又附而長者爲天雄又附而尖者爲天佳又附而上出者爲側子又附而散生者爲漏藍皆脈絡連貫如子附母而附子以貴故獨專附名自餘不得與焉凡種一而子六七以上則其實皆小種一而子二三則其實稍大種一而子特生則其實特大此其凡也附子之形以蹲坐正節角小爲上有節多鼠乳者次之形不正而傷缺風皺者爲下附子之色以花白爲上鐵色次之青綠爲下天雄烏頭天佳以豐實過握爲勝而漏藍側子園人以乞棄役夫不足數也大率

蜀人餌附子者少。惟陝輔閩浙宜之。陝輔之賈纔市其下者。閩浙之賈纔市其中者。其上品則皆士大夫求之。蓋貴人金多喜奇。故非得大者不厭。然士人有知藥者云小者固難用。要之半兩以上皆良。不必及兩乃可。此言近之。按草經及注載附子出犍爲山谷及江左山南嵩齊魯間。以今考之。皆無有。誤矣。又云春採爲烏頭。冬採爲附子。大謬。又云附子八角者良。其角爲側子。愈大謬。與余所聞絕異。豈所謂盡信書不如無書者類耶。以上皆楊說。古涪志既刪取其略著於篇。然又云。天雄與附子類同而種殊。附子種近漏藍。天雄種如香附子。凡種必取土爲槽。作傾邪之勢。下廣而上狹。實種其間。其生也與附子絕不類。雖物性使然。亦人力有以使之。此又楊說所未及也。審如志言。則附子與天雄非一本矣。楊說失之。本草圖經與此小異。廣雅云。奚毒。附子也。一歲爲萸與則同子。二歲爲烏喙。三歲爲附子。四歲爲烏頭。五歲爲天雄。蓋亦不然。鬲子、天佳、漏藍三物。本草皆不著。張華博物志又云。烏頭天雄附子一物。春秋冬夏採各異也。

左氏傳。內蛇與外蛇鬬於鄭南門中。內蛇死。六年而厲公入。漢太始四年。趙有蛇從郭外入邑。與邑中蛇鬬。孝文廟下。邑中蛇死。六年而武帝崩。異哉。然趙敬肅王彭祖薨於次年。亦其應也。

玉壺清話。眞宗問近臣。唐酒價幾何。丁晉公奏曰。每升三十引。杜甫詩曰。速須相就飲一斗。恰有三百青銅錢。予嘗因是戲考前代酒價。多無傳焉。惟漢昭帝罷榷酤之時。賣酒升四錢。明著於史。劉貢父云。所以限民不得厚射利。是以典論謂孝靈末。百司湎酒。酒千文一斗。曹子建樂府。歸來宴平樂。美酒斗十

千。此三國之時也。然唐詩人率用此語。如李白金樽清酒斗十千。王維新豐美酒斗十千。白樂天共把十千酤八斗。又輭美仇家酒。十千方得斗。又十千一斗猶縣飲。何況官供不著錢。崔輔國與酤一斗酒。恰用十千錢。郎士元六言絕句。十千提攜一斗。遠送瀟湘故人。皆不與杜詩合。或謂詩人之言。不皆如詩史之可信。然樂天詩最號紀實者。豈酒有美惡價不同歟。抑何其遼絕耶。穆宗朝。王仲舒爲江西觀察使時。穀數斛易斗酒。尤可怪。楊凝詩。湘陰直與地陰連。此日相逢憶醉年。美酒非如平樂貴。十升不用一千錢。嶺表錄異云。廣州人多好酒。生酒行兩面羅列。皆是女人招呼。鄙夫先令嘗酒盎上白瓷甌。謂之甌。一甌三文。不持一錢來去。嘗酒致醉者。當壚嫗但笑弄而已。嶺表錄異。唐之書也。今必不然。甌字不見於字書。說文云。甌甀謂之缾。缾。盆之切。疑是甀字傳寫之誤。或南方俗字自有甀字。亦不可知。若梁元帝長歌行。當壚擅旨酒。一巵堪十千。謂之堪。則非眞十千也。

諺謂物多爲無萬數。漢書成帝紀語。

漢成帝詔言。昌陵作治五年。客土疏惡。終不可成。服虔注曰。取他處土以增高爲客土。乃知客土二字。其來甚古。唐書方技杜生傳亦有客土無氣之語。蓋以近世云。

唐太宗時米斗三錢。後世以爲美談。梁天監四年。米斛亦三千錢。唐元和六年。天下米斗有直二錢者。人罕稱道。然皆不若漢宣帝元康間。嘗穀石五錢矣。此古今所無也。東魏元象興和中。穀九錢。可以爲次矣。

漢世大率錢重。前所書酒升四錢。穀石五錢。槩可推已。元康神爵之間。金城湟中穀斛亦不過八錢。惟元帝永光二年。歲比不登。京師穀石二百餘。邊郡四百。關東五百。時四方饑饉。朝廷以爲憂。而其先初元二年。齊地饑。穀石財三百餘。民已多餓死者矣。王莽時。黃金一斤直錢萬。朱提善銀八兩直一千五百八十。它銀八兩直一千而已。高帝賀呂公。紿曰賀錢萬。呂公大驚。起迎之門。顏師古謂以其錢多。故特禮之。若今世十千何足驚也。元帝臨獸圈。猛獸驚出。馮貴人前當之。帝雖嘉美其義。僅賜錢五萬。惠帝元年。民有罪。得買爵三十級以免死罪。應劭謂一級直錢二千。凡爲六萬。武帝天漢大始間。募死罪入贖錢五十萬。減死一等。雖數逾惠帝時八倍。然後世正使匱乏極。亦何肯出此令。可見當時錢之艱得也。至成帝鴻嘉中。買爵之賈殺而爲千錢矣。西都制祿以穀。奉錢皆無所考。僅可知者。丞相大司馬大將軍月六萬。御史大夫月四萬。光祿大夫月萬二千。司隸校尉月數千。諫大夫月九千二百。秩百石月六百。待詔公車月二百四十。其薄至此。貢禹遷光祿大夫。猶謂家日益富。後漢之制。凡受俸者皆半錢半穀。延平中定制。中二千石俸錢月九千。不若今世初品官之俸也。洪文惠隸釋云。漢刻載修廟及表墓人所貢有出錢百者。熹平四年。濟陰太守張寵以二千祠堯碑。遂夸而書之。貢禹被徵。賣田百畝以供車馬。以今江淵田賈會之。不減二三千緡。車馬之費。當不至是。則當時田賈亦非今比。西都外戚之盛。萌芽於元帝之時。王嘉謂是時貲千萬者尚少。他復何言。崔烈入錢五百萬得爲司徒。五百萬五千緡也。以今助邊之數校之。但可得校副尉耳。併發觀者一笑。

漢長安有四尉。晉洛陽有六尉。隋改縣尉爲縣正。又爲書佐。新唐書百官志注云。唐武德元年改書佐曰縣尉。尋改曰正。畿縣上縣正皆四人。七年改縣正復曰尉。然唐六典載萬年長安河南洛陽奉先太原晉陽七縣尉各六人。京兆河南太原諸畿縣及諸州上縣尉各二人而已。新舊唐書皆從之。新書自與注文矛盾。不能定于一也。按李太白作溧陽瀨水貞義女碑云。縣尉廣平宋涉、丹陽李濟、南朝陳然、清河張昭。皆有卿才霸略。同事相協。又虞城縣令李公去思頌碑亦云。縣尉李向、趙濟、盧榮等。同德比義。好謀而成。以此二碑推之。則上縣不止兩尉明矣。本朝雖赤縣無三尉者。蓋前代無巡檢。今劇縣巡檢至四五人。小縣亦一二人。尉雖少未害也。

熙甯中。華山圮雨木冰。已而韓魏公薨。王荊公挽詞云。木稼曾聞達官怕。山頹果見哲人萎。西清詩話謂用孔子及唐甯王事。甯王事新書無之。見於劉耀遠舊史傳中。開元二十九年冬。京城寒甚。凝霜封樹。學者以爲春秋雨木冰卽此。是亦名樹介。言其象介胄也。憲見而嘆曰。此俗所謂樹稼者也。諺曰。樹稼達官怕。必有大臣當之。吾其死矣。十一月薨。按漢天文志亦曰。今之長老名木冰爲木介。介者甲甲、兵象也。余謂稼字義不可通。特介聲之訛耳。劉向曰。冰者陰之盛。木者少陽。貴臣卿大夫象也。此人將有害。則陰氣脅木。未雨而木先寒。故得雨而冰也。達官怕之諺本此。顏師古注劉向傳。謂今俗呼爲閒樹。齊民要術黍穄篇又謂之諫樹云。

故人楊晉翁天桂嘗語予。昔爲瀧水令。初謁郡時盛暑。德慶林守會衣紗公服出延客。謂遐陬僻郡。敢於

縱肆其野如此。後閱初寮外制集有朝散郎劉繹朝見著紗公服特降一官。蓋政和間又江鄰幾休復嘉祐雜誌云。一朝士五月起居衣緋紗公服。爲臺司所糾。三司使包拯亦衣紗公服。閤門使易之。且詰有何條例。答云。不見舊例。只見至尊御此耳。始知何代無之。然包公未必爾也。

唐愼微蜀州晉原人。世爲醫。深於經方。一時知名。元祐間師李端伯招之居成都。嘗著經史證類備急本草三十二卷。盛行於世。而艾晟序其書。謂愼微不知何許人。故爲表出。蜀今爲崇慶府。

世俗謂自辨解曰分疏。顏師古注爰盎傳不以親爲解曰解者若今言分疏。又北齊書祖珽傳。高元海奏珽不合作領軍。幷與廣甯王交結。珽亦見帝。令引入。珽自分疏。則北朝暨唐已有是言矣。

英宗於仁宗爲從子。宣仁后於光獻爲甥。自幼同鞠禁中。會溫成有寵。英宗遂還宮邸。宣仁亦歸其家。洎溫成薨。仁宗竟無子。一日謂光獻曰。吾夫婦老無子。舊養十三滔滔。各已長立。朕爲十三后爲滔滔主婚。使相娶嫁。十三英宗行第。滔滔宣仁小字也。時宮中謂天子娶婦、皇后嫁女。事具邵伯溫聞見錄。與皆按漢成帝欲與近臣游宴。張安世元孫放以公主子。且開敏得幸。放取皇后弟計嘉女。上爲放供張賜甲第。充以乘輿服飾。亦號爲天子取婦、皇后嫁女。又唐中宗時。蕭至忠以女妻韋后舅崔從禮子。帝主蕭后主崔。時謂天子嫁女、皇后娶婦。此皆非可與聖世同年而語也。姑記其語之適同而已。

王孝先曾謚文正。王子明旦謚文貞。避仁廟嫌諱。亦稱文正。後來稱孝先者多稱其封國以爲別。子明封魏國。人罕稱也。韓參政億謚忠憲。韓魏公謚忠獻。字雖不同。音則莫辨。此四臣者。皆名臣也。至於趙閱

道謐清獻而趙正夫挺之謚清憲則幾於斌麩亂美玉矣。

絲竹管絃。漢張禹傳語。王右軍蘭亭序承用之。四字實二物耳。

今職制令。諸縣有繁簡難易。監司察令之能否。隨宜對換。仍不理。遣闕。按薛宣爲左馮翊。頻陽縣比當上郡。西河爲數郡湊。多盜賊。其令平陵薛恭本縣孝者。功次稍遷。未嘗治民。職不辨。而粟邑縣小。郡在山中。民謹樸易治。令鉅鹿尹賞久郡用事吏爲樓煩長舉茂才。遷在粟。宣卽以令奏賞與恭換縣。二人視事數月而兩縣皆治。則漢已著此令矣。近世監司未嘗行也。

吾夫子論君子小人之情狀。與岩既書之以自警。然邵康節先生諸詩。尤能推廣聖人之意。不暇悉載。特取其尤深切著明者一篇。以諗觀者。處身吟云。君子處身甯人負己。己無負人。小人處事甯己負人。無人負己。持此詩以觀人君子小人。如辨白黑。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君子絜矩之道。小人何足以知之。子貢謂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無加諸人足矣。人之加諸我者。安能絕之。夫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蓋未然其言耳。康節又有詩云。人如負我我何預。我若孤人人有詞。孟子亦謂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此亦妄人也已。又何難焉。學者當知此意。

九江琵琶亭壁間題詠甚多。嘉泰初撤而新之。俱不復存。時族父石埭府君丞德化。被郡檄督工。獨取成都郭宗丞（明復）一詩刻之石。眞絕唱也。其詩云。香山居士頭欲白。秋風吹作湓城客。眼看世事管虛空。

雲夢胷中無一物。舉觴獨醉天爲家。詩成萬象遭梳爬。不等時人皆欲殺。夜深江上聽琵琶。賈胡老婦兒女語。淚濕青衫如著雨。此公豈作少年夢。與世浮沈聊爾汝。我來後公三百年。潯陽至今無管絃。長安不見遺音寂。依舊匡廬翠掃天。夏文莊嘗有寄題琵琶亭一絕云。流光過眼如車轂。薄宦拘人甚馬銜。若遇琵琶應大笑。何須泣淚滿青衫。近時陳益之待制謙又賦續琵琶行有云。青衫夜半何曾著。引與參差雜椒糈。亦皆有新意。倦遊雜錄載史沆嘗題詩亭上。坐上騷人雖有淚。江邊寡婦不難欺。若使王涯聞此曲。織羅應過賞花詩。沆早登進士第。坐事遷謫而死。生平好持人短長。世以凶人目之。故雖古人亦妄肆詆訾云。

近歲金虜爲韃靼所攻。自燕薛汴。有南遷錄一編盛行於時。其實僞也。卷首題通直郎秘書省著作郎騎都尉賜緋張師顏編。虜之官制。其於士民。須知獨無通直一階。其僞一也。虜之世宗。以孫原王璟爲嗣。儲父曰允恭。璟立。追尊允恭爲顯宗。錄乃謂璟爲允植之子。其僞二也。虜之君臣皆以小字行。然各自有名。粘罕名宗維。兀朮名宗弼。錄乃稱忠獻王罕忠烈王朮。其僞三也。虜事中國不能詳。然灼知其僞者已如此。而士大夫多信之。

賓退錄卷第四

班孟堅作楊雄傳。獨載所爲文。歷官行事顧列於贊中。它傳皆不然。韓退之作劉統軍碑。惟書門人故吏之言。而世系事實悉具於銘詞。正用此體。近世惟胡忠簡作趙龍學子瀟墓銘亦然。誌特書世系葬日而已。

龔遂自渤海徵至京師。議曹王生從。遂將入宮。王生從後呼止遂曰。天子即問君何以治渤海。君不可有所陳對。宜曰皆聖王之德。非小臣之力也。遂至前上果問以治狀。遂對如王生言。天子說其有讓。笑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遂因前曰。臣非知此。乃臣議曹教戒臣也。王生必素知遂不能爲此言。然後教之。宣帝必素知遂非長者。然後疑之。然遂始能受王生之言。而又終以實對。是亦長者也已。

西漢兩萬石君石奮及四子俱二千石。景帝號奮曰萬石君。馮揚宣帝時爲宏農太守。有八子。皆二千石。趙魏間榮之。亦號曰萬石君。又嚴延年兄弟五人。俱二千石。東海號其母曰萬石嚴嫗。東漢有萬石秦氏。唐有萬石張家。

慶歷閒。廣西戮歐希範及其黨凡二日。剖五十有六腹。宜州推官吳簡皆視詳之爲圖。以傳于世。王莽誅翟義之黨。使太醫尚方與巧屠共刳剝之。量度五藏。以竹筵導其脈。知所終始云。可以治病。然其說今不傳。

廣陵所刻夢溪筆談第十八卷積算之術注中又倍下長得十六當作二十四併入上長得四十六當作二十六士夫知算術者少故莫辨其誤漫記之

宋明帝名彧而其子後廢帝名昱元魏獻文名弘而其子孝文名宏皆聲絕相近似當避也周厲王名胡其七世孫僖王名胡齊尤可怪周人以諱事神而猶有此何歟

容齋續筆云白樂天詩鞍馬呼教住骰盤喝遣輸長驅波卷白連擲采成盧注云骰盤卷白波莫走鞍馬皆當時酒令予按皇甫松所著醉鄉日月三卷載骰子令云聚十隻骰子齊擲自出手六人依采飲焉堂印本采人勸合席碧油勸擲外三人骰子聚於一處謂之酒星依采聚散骰子令中改易不過三章次改鞍馬令不過一章又有旗旛令閃墨令拋打令今人不復曉其法矣唯優伶家猶用手打令以爲戲云以上皆洪說余謂酒令蓋始於投壺之禮雖其制皆不同而勝飲不勝者則一後漢賈逵亦嘗作酒令唐世最盛樂天詩如籌插紅螺椀觥飛白玉巵打嫌調笑易飲訝卷波遲碧籌攢米椀紅袖拂骰盤之句不一不特如洪所云也本朝歐陽文忠公作九射格獨不別勝負飲酒者皆出於適然其說九射之格其物九爲一大侯而寓以八侯熊當中虎居上鹿居下雕雉猿居右鴈兔魚居左而物各有籌射中其物則視籌所在而飲之射者所以爲羣居之樂也而古之君子以爭九射之格以爲酒禍起於爭爭而爲歡不若不爭而樂也故無勝負無賞罰中者不爲功則無好勝之矜不中者無所罰則無不能之誚探籌而飲飲非觥也無所恥故射而自中者有不得免飲而屢及者亦不得辭所以息爭也終

日爲樂而不恥不爭君子之樂也探籌之法一物必爲三籌蓋射賓之數多少不常故多爲之籌以備也凡今賓主之數九人則人探其一八人則置其熊籌不及八人而又少則人探其一而置其餘籌可也益之以籌而人探其一或二皆可也惟主人臨時之約然皆置其熊籌中則在席皆飲若一物而再中則視執籌者飲量之多少而飲器之大小亦惟主人之命若兩籌而一物者亦然凡射者一周既飲酬則斂籌而復探之籌新而屢變失中而無情或適當之或幸而免此所以歡然爲樂而不厭也周文忠謂醉翁亭記云射者中弈者勝觥籌交錯恐或謂此古靈陳述古亦嘗作酒令每用紙帖子其一書司舉其二書祕閣其三書隱君子其餘書士令在座默探之得司舉則司貢舉得祕閣則助司舉搜尋隱君子進於朝搜不得則司舉幷祕閣自受罰酒後復增置新格聘使館主各一員若搜出隱君子則此二人伴飲二人直候隱君子出即時自陳不待尋問隱君子未出之前即不得先言違此二條各倍罰酒注云聘使蓋賞其能聘賢之義館主兼取其館伴之義唐有昭文館學士時人號爲館主又云祕閣雖同搜訪隱君子或司舉不用其言亦不得爭權或偶失之即不得以司舉不用己言而辭同罰也然則倍罰司舉祕閣既探得即各明言之不待人發問如違先罰一觴司舉祕閣止得三搜客滿二十人則五搜餘人探得帖子幷默然若妄宣傳罰巨觴別行令古靈集載潘家山同章衡飲次行令探得隱君子爲章衡搜出賦詩云吾聞隱君子大隱廛市閒道義充諸中測度非在顏堯帝神且智知人亦孔艱勉哉二祕閣賢行如高山近歲廬陵李寶之如圭作漢法酒云漢法酒立官十曰丞相曰御史大

夫曰列卿曰京兆尹曰丞相司直曰司隸校尉曰侍中曰中書令曰酒泉太守曰協律都尉拜司隸校尉者持節職舉劾劾及中書令酒泉太守者令太守以佞幸湎淫即得罪劾及侍中則司隸去節劾及京兆尹則上愛其才事留中不下皆別舉劾劾丞相司直則司直亦劾之劾列卿則列卿自訟廷辯之罪其不直者其劾丞相御史大夫者亦聽須先謁而後劾丞相御史亦得罪丞相得罪則中書令酒泉太守皆望風自劾御史得罪則惟酒泉太守自劾司隸以不畏彊禦後若有罪以贖論若泛劾而及丞相御史者罪司隸劾及京兆尹者事雖留中酒泉太守亦自劾劾及中書令者侍中自劾諸劾自劾得罪者皆降平原督郵協律都尉歌以餞之劾及協律者下之蠶室弦歌詩爲新聲而求幸又書其後云右酒令也戲用漢制爲之集者止九人則缺京兆尹八人則缺侍中七人則御史大夫行丞相事六人則缺司直當飲者皆即飲之或未舉飲者亦可計集者之數以爲除官之數每當飲者予一算除官既周視其算以爲飲齊三算者即飲之二算者與其算等者決之一算則留以須後律令載所不及者比附從事云今館閣有小酒令一卷慶歷中縣江趙景撰飲戲助歡三卷元豐中安陽竇蘭撰酒令在焉玉鐵詩一卷皇朝知黔南縣黃鑄撰以詩百首爲籤使探得者隨文勸酒鑄字德器柳州人釣鼇圖一卷不知作者刻木爲鼇魚之屬沈水中釣之以行勸罰凡四十類各有一詩又有採殊局以此類序稱撰人爲王公不知其名凡三十餘類亦各有一詩又有捉臥甕人格皇朝李庭中撰以畢卓、嵇康、劉伶、阮孚、山簡、阮籍、儀狄、顏回、屈原、陶潛、孔融、陶侃、張翰、李白、白樂天爲目蓋與陳李之格大同小異特各

更其名耳。投壺經。唐上官儀嘗奉敕刪定史元道續注。蓋采周騶郝冏梁簡文數家之書爲之。司馬文正公更以新格。舊書爲之盡廢。晁子止侍郎公武郡齋讀書志。又有木射圖一卷。云唐陸秉撰。爲十五筍以代侯。擊地毬以觸之。筍飾以朱墨字以貴賤之。朱者仁、義、禮、智、信、溫、良、恭、儉、讓。墨者慢、傲、佞、貪、濫。仁者勝。濫者負。而行賞罰焉。疑亦此具也。梁王魏帝金谷蘭亭。又皆於遊燕之際以賦詩。作賦不成者罰酒。高續古似孫緯略已詳。此不重出。

秦檜之當國。決意講和。虜俄背盟。秦不知所措。張巨山嵲爲司勳郎。爲代作自解之奏。略曰。伊尹告成湯。德無常師。主善爲師。臣前贊議和。今請伐虜。是皆主善爲師。如其不濟。則陳力就列。不能者止。當遵孔聖之訓。秦大喜。擢巨山爲右史。而不知所引皆誤也。時祕書省寓法慧寺。或大書于門云。周任爲孔聖。太甲作成湯。秦大怒。疑出於館職。相繼斥去。然史記殷本紀載伊尹作咸有一德於成湯之時。則司馬子長已誤矣。蔡邕引致遠恐泥。新唐書傳引以能問於不能。皆以爲孔子之言。亦非。

漢杜延年爲御史大夫。居父官府。不敢當舊位。坐臥皆易其處。元魏任城王澄之子順。除吏部尚書兼右僕射。上省登階向榻。見榻甚故。問都令史。答曰。此榻曾經先王坐。順卽哽塞。涕泗交流。久而不能言。遂令換之。唐薛元超爲中書舍人。省中有盤石。其祖道衡爲隋內史侍郎時嘗據以草制。元超每見轍泫然流涕。裴諝五世爲河南。諝視事未嘗敢當正處。居世官者當如此矣。

晉琅邪王澄有高名。少所推服。每聞衞玠言。輒歎息絕倒。時人語曰。衞玠談道。平子絕倒。今流俗謂大笑

爲絕倒。非也。

先鑑堂朝野遺事云。王文正公曾相眞宗。呂許公夷簡爲參知政事。仁宗朝。呂爲首相。王再入。議論多不合。王求去甚力。一日上留許公。問所以處王公者。呂皇恐不敢當。上再三問之。曰。王某先朝舊臣。嘗得使相。或洛或許。惟聖裁。再問其次。曰。無已。則大資政。或靑或鄆。上首肯。呂甚喜。出省與宋宣獻綬分路。忘相揖。晚報鎖學士院。諸子問。皆不答。夜深獨語晦叔曰。次輔均勞矣。明日盛服入朝。則兩麻也。呂判許州。王知鄆州。仁宗聖斷如此。又孔毅父平仲談苑云。張鄧公呂許公同作宰相。一日退朝。仁宗獨留呂公。問曰。張士遜久在政府。欲與一差遣出去。呂公曰。士遜出入兩朝。亦頗宣力。仁宗曰。恩命如何。呂公曰。與除靜江軍節度使檢校太傅知許州。仁宗曰。不虧他否。呂公曰。聖恩優厚。呂公既退。張呂親姻也。私焉。曰。主上獨留公。必是士遜別有差遣。因祈以恩命。呂沈吟久之。曰。使弼。張亦欣然慰望。是日張公打屏閣子內物色過半矣。既夕。鎖院。明日早。張公令院子盡般閣子內物色歸家矣。更不趨待漏院。只就審官東院待漏。既入朝。張公惟祇候宣麻。呂公惟準擬押麻耳。忽有堂吏報呂公云。相公知許州。呂公大驚。於是張公押麻。乃呂公除靜江軍節度使檢校太傅知許州也。與呂夷簡張士遜同相在天聖。明道間。章獻后上僊。仁宗始親政。與夷簡謀。樞密使張耆、副使夏竦、范雍、趙稹。參知政事陳堯佐、晏殊。皆章獻所任用。悉罷之。退告郭皇后。后曰。夷簡獨不附太后耶。但多機巧善應變耳。由是并罷夷簡爲武勝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鄆州。及宣制。夷簡大駭。不知其故。素厚內侍閻文應。使爲中

詢久之乃知事由皇后其後再相贊成廢后之議實原於此談苑所載皆不合且節度使檢校太傅而不加平章亦非使弼文德殿宣布惟參政一員押麻餘宰執皆不往宰相亦不當押麻其書疑近世不知典故所爲必非孔氏本眞至景祐四年四月夷簡自昭文相罷爲檢校太師同平章事鎭安軍節度使判許州王曾自集賢相罷爲尚書左僕射資政殿大學士判鄆州當以遺事爲正初命曾知青州既入謝求改鄆州又僕射典州不當云知遂貼麻改命綬時參知政事亦同罷云第曾初拜相夷簡執政皆在乾興元年七月時仁宗已踐阼眞宗末年曾參知政事夷簡知開封府而已遺事謂曾相眞宗夷簡參知政事亦誤也

沈存中筆談云潁昌陽翟縣有一杜生者不知其名邑人但謂之杜五郎所居去縣三十餘里惟有屋兩間其一間自居一間其子居之室前有空地丈餘卽是籬門杜生不出籬門凡三十年矣黎陽尉孫軫曾往訪之見其人頗蕭灑自言邨民無所能何爲見訪孫問其不出門之因笑曰以告者過也指門外一桑曰十五年前亦曾到此桑下納涼何謂不出門也但無用於時無求於人偶自不出耳何足尙哉問其所以爲生曰昔時居邑之南有田五十畝與兄同耕後兄之子娶婦度所耕不足以贍乃以田與兄攜妻至此偶有鄉人借此屋遂居之惟與人擇日又賣□藥以具饘粥亦有時不繼後子能耕鄉人見憐與田三十畝令子耕之尙有餘力又爲人傭耕自此食足鄉人貧以醫自給者甚多不當更兼其利自爾擇日賣藥一切不爲又問常日何所爲曰端坐耳無可爲也問頗觀書否曰二十年前亦曾觀

書。問觀何書曰。曾有人惠一書。册無題號。其間多說淨名經。亦不知淨名經何書也。當時極愛其議論。今亦忘之。并書亦不知所在久矣。氣韻閒曠。言詞精簡。有道之士也。盛寒但布袍草履。室中枵然一榻而已。問其子何如曰。邨童也。然質性甚淳厚。未嘗妄言。未嘗嬉遊。惟買鹽酪則一至邑中。可數其行跡以待其歸。徑往徑還。未嘗傍遊一步也。蔡絛鐵圍山叢談云。靖康末有避亂於順昌山中者。深入得茅舍。主人風裁甚整。卽之語。士君子也。怪而問曰。諸君何事挈孥能至是耶。因語之故。主人曰。亂何自而起乎。衆爭爲言。主人嗟惻久之。曰。我父迺仁廟朝人也。自嘉祐末卜居於此。因不復出。以我所聞。但知有熙甯紀年。亦不知于今幾何年矣。洪文敏夷堅志有云。陳元忠少魏。漳州龍溪人。客居南海。嘗赴省試過南安。會日暮。趨城尚遠。投宿野人家。茅茨數椽。竹樹茂密可愛。主翁雖麻衫草履。而舉止談對宛若士人。几案閒有文籍散亂。視之皆經子也。陳叩之曰。翁訓子讀書乎。曰。種園爲生耳。亦入城市乎。曰。十五年不出矣。問藏書何用。曰。偶有之。因雜以它語。少焉暴風雨作。其二子荷蓑負鋤歸。大兒可十八九。小兒十四五。倚鋤前揖。人物可觀。絕不類農家子。翁進豆羹享客。不復共談。遲明陳別去。至城以事留一日。偶適市見翁倉惶而行。陳追詰之。翁云十五年不入城。何爲到此。曰。吾有急事。不容不出。問其故。不肯言。固問之。乃大兒於關外粥果失稅。爲關吏所拘。陳爲謁監征。至則已捕送郡。翁與小兒偕詣庭下。長子當杖。翁懇白郡守曰。某老鈍無能。全藉其子贍給。若渠不勝杖。則翼日乏食矣。願以身代之。小兒曰。大人豈可受杖。某願代兄。兄又以罪在己。甘心焉。三人爭不決。小兒來父耳旁語。若將有所請。

翁叱之。兒必欲前。郡守頗疑之。呼問所以。對曰。大人元係帶職正郎。宣和閒累典州郡。翁急拽其衣使退。曰。兒狂妄言。守詢詰敕在否。兒曰。見作一束寘甕中。埋於山下。守立遣吏隨兒發收。果得之。即延翁上坐。謝而釋其子。次日枉駕訪之。室已虛矣。三事略相似。世之慕紛華汨利祿事表暴者。聞其風泚其顙矣。杜生眞有道之士。南安翁棄官而晦其迹。亦人所難能。順昌山中主人。避世者耳。南安翁大兒不能保身。幾禍其父。其亦有愧於杜生之子矣。

顏之推家訓云。昔侯霸之子孫稱其祖父曰家公。陳思王稱其父曰家父。母爲家母。潘尼稱其祖曰家祖。古人之所行。今人之所笑也。今南北風俗。言其祖及二親無云家者。田里猥人方有此言之。推北齊人。逮今幾七百年。稱家祖者復紛紛皆是。名家望族亦所不免。家父之稱。俗輩多有之。但家公家母之稱名少耳。山簡謂年幾三十不爲家公所知。蓋指其父非祖也。

吳曾能改齋漫錄云。仁宗嘗御便殿。有二近侍爭辯聲聞御前。仁宗召問之。曰。甲言貴賤在命。乙言貴賤由至尊。帝默然。即以二小金合各書數字藏於中。曰。先到者保奏給事有勞推恩。封祕甚嚴。先命乙攜一往內東門司。約及半道。命甲攜一繼往。無何。內東門司保奏甲推恩。仁宗怪問之。乃是乙至半道。足跌傷甚。莫能行。甲遂先到。與訖按唐張鷟朝野僉載。魏徵爲僕射。有二典事之長參時。徵方寢。二人窗下平章。一人曰。我等官職總由此老翁。一人曰。總由天上。徵聞之。遂作一書遺曰。此老翁者。送至侍郎處。云與此人一員好官。其人不知。出門心痛憑由天者送書。明日引注。由老翁者被放。由天上者得留。

徵怪而問焉。且以實對。乃嘆曰。官職祿科由天者蓋不虛也。二事蓋只一事。曾傳聞之誤耳。聖君賢相。一嘯一笑猶當愛之。豈肯激於一夫之言而輕用慶賞。鄭公之事已不足信。而我仁宗皇帝豈爲是哉。開禧丙寅。眉州重修圖經。號江鄉志。末卷雜記門云。佛日大師宗杲。每住名山。七月遇蘇文忠忌日。必集其徒修供。以薦嘗謂張子韶侍郎曰。老僧東坡後身。張曰。師筆端有大辨才。非老先生而何。鄉僧可昇在徑山爲侍郎者親聞此語。今按杲年譜。蓋生於元祐四年己巳。而東坡卒於建中靖國元年辛巳。此時杲已十三歲矣。杲生平尊敬東坡。忌日修供。或有之。必無後身之說。可昇之妄也。

封國公者。先小國。次次國。後大國。已至大國者。許於本等內改封。國朝之制也。洪忠宣以子貴。追封鄒。徙封衞。乾道三年十二月改封魏矣。至七年四月又再封魏。其誥前銜稱贈太師追封魏國公。餘如故。范文穆行詞略云。魏、大名也。其命維新。或謂既不改封他國。何必命詞給告。他人未見有重複如此者。然余讀許崧老翰外制。有大禮封贈曾祖追封楊楚國公贈太師者。逸其姓名。注云。元贈太師。追封楊楚。今再封。制略曰封兼楊楚位極公師。雖寵數不可以復加。而申命用昭其無斁。則知已有前比矣。

後漢陳寵傳云。十三月陽氣已至。天地已交。萬物皆出。蟄蟲始振。人以爲正。夏以爲春。又隋書牛宏傳云。今十一月不以黃鍾爲宮。十三月不以太蔟爲宮。便是春木不王。夏土不相。則知正月亦可稱十三月。魯氏自備但記陳寵一事云。

今世男子初入學。多用五歲或七歲。蓋俗有男忌雙女忌隻之說。以至笄冠亦然。按北齊書李渾弟繪傳。

繪年六歲。便自願入學。家人以偶年俗忌。約而弗許。伺其伯姊筆牘之閒。而輒竊用。未幾遂通急就篇。內外異之。則其來久矣。

陶穀五代亂紀載黃巢遁免。後祝髮爲浮屠。有詩云。三十年前草上飛。鐵衣著盡著僧衣。天津橋上無人問。獨倚危欄看落暉。近世王仲言亦信之。筆于揮麈錄。殊不知此乃以元微之智度師詩竄易傑裂。合二爲一。元集可攷也。其一云。四十年前馬上飛。功名藏盡擁禪衣。石榴園下擒生處。獨自閒行獨自歸。其二云。三陷思明三突圍。鐵衣拋盡納禪衣。天津橋上無人問。閒凭欄干望落暉。

齊己折楊柳詞。穠低似中陶潛酒。輭極如傷宋玉風。以中酒之中爲去聲。於義爲長。徐邈中聖人三國志。

既無音。未可懸斷爲平聲也。

毋持布鼓過雷門。漢王尊語。師古注。謂雷門、會稽城門也。有大鼓。越擊此鼓。聲聞洛陽。故尊引之也。布鼓。謂以布爲鼓。故無聲。曾文清詩。敗鼓無聲强自撾。不堪持過阿香家。似用王語點化。而誤以雷門爲雷霆之雷。洪文敏續筆謂城門名用一字者爲雅馴。歷舉左氏公羊諸書所載。亦獨遺此。

鮑明遠行路難。首云奉君金巵之美酒。瑇瑁玉匣之瑤琴。七綵芙蓉之羽帳。九華蒲萄之錦衾。黃魯直送王郎。酌君以蒲城桑落之酒。泛君以湘累秋菊之英。贈君以黔川點漆之墨。送君以陽關墮淚之聲。正用其體。

漢儋耳郡。本朱崖之地。唐爲儋州。本朝爲昌化軍。中國極南之地也。山海經。儋耳之國。在大荒北。任姓禺

號子食穀北海之渚中郭景純注云其人耳大下儋垂在肩上朱崖儋耳鏤畫其耳亦以放之也呂氏春秋審分覽任數篇亦曰東至開梧南撫多顩西服壽靡北懷儋耳高誘注云北極之國又恃君覽云鴈門之北鷹隼所鷙須窺之國饕餮窮奇之地叔逆之所儋耳之居多無君注云北方狄無君者也則是極北別有一儋耳朱崖之名蓋晚出云

古今論天體者言人人殊然天主乎動地主乎靜未有謂地動者也惟考靈曜曰地有四遊冬至地上北而西三萬里夏至地下南而東三萬里春秋二分其中矣地恆動不止譬如人在舟而坐舟行而人不覺其說獨異

陸放翁入蜀記載其入沌後見舟人焚香祈神云告紅頭須小使頭長年三老莫令錯呼錯喚問何謂長年三老云梢工是也長讀如長幼之長乃知老杜長年三老長歌裏白晝攤錢高浪中之語蓋如此因問何謂攤錢云博也按梁冀能意錢之戲注云即攤錢也則攤錢之爲博亦信矣予以世人讀杜詩者多以長字爲平聲故載陸語

賓退錄卷第五

列仙傳琴高趙人也以鼓琴爲宋康王舍人行涓彭之術浮遊冀州涿郡間二百餘年後辭入涿水中取龍子弟子潔齊候於水傍且設祠屋果乘赤鯉出祠中留一月餘復入水去今甯國府涇縣東北二十里有琴溪溪之側石臺高一丈曰琴高臺俗傳琴高隱所有廟存焉溪中別有一種小魚他處所無俗謂琴高投藥滓所化號琴高魚歲三月數十萬一日來集漁者網取漬以鹽而曝之州縣須索無厭以爲苞苴士宜其來久矣舊亦入貢乾道間始罷前輩多形之賦詠梅聖俞王禹玉歐陽文忠公皆有和梅公儀擊琴高魚詩聖俞詩云大魚人騎上天去留得小鱗來按觴吾物吾鄉不須念大官常膳有肥羊禹玉詩云三月江南花亂開青溪曲曲水如苔琴高一去無蹤跡枉是漁人尚見猜文忠詩云琴高一去不復見神仙雖有亦何爲溪鱗佳味自可愛何必虛名務好奇聖俞又有宣州雜詩二十首其一云古有琴高者騎魚上碧天小鱗隨水至三月滿江邊少婦自撈漉遠人無棄捐憑書不道薄賣取青銅錢聖俞宣人也汪彥章嘗賦長篇百川萃南州水族何磊砢其間琴高魚初禾到楚些豈堪陪薌鮮裁用當殺果士人私自珍千里事封裹遂令四方傳嗤嚼亦云頗俗云琴高生控鯉宛溪左靈蹤散如烟遺鬣尚餘顆向來騎鯨人逸駕嘗慕我不應嘗時遊反用此幺麼得非效齊諧怪者記之過彭越小如錢蹤迹由漢禍越書載干餘變化更微瑣因知天地間人莫窮物夥區區於其中臆決蓋不可僞眞

吾何知。且用慰頤朶。故山谷送舅氏野夫之宣城詩有云。藉甚宣城郡。風流數貢毛。霜林收鴨腳。春網薦琴高。蜀人任淵註此詩。不知宣城土地所宜。但引列仙傳事。直云琴高鯉魚也。誤矣。公儀詩恨未見。汪詩不載集中。

吳虎臣曾漫錄云。婺州下俚有俗字。如以㚔爲矮。㚔爲齊。訟牒文案亦然。范文穆桂海虞衡志云。邊遠俗陋。牒訴券約專土俗書。桂林諸邑皆然。今姑記臨桂數字。雖甚鄙野。而偏傍亦有依附。㚔、音矮。不長也。㘝、音穩。坐於門中穩也。㚔、音穩。大坐亦穩也。仆、音嫋。小兒也。㚔、音勒。人瘦弱也。㚔、音終。人亡絕也。㚔、音臘。不能舉足也。奼、音大。大女卽姊也。㖞、音礧。山石之巖窟也。閂、音檻。門橫關也。他不能悉記。嶺外代答於此外又記五字。㑹、音會。言人在水上也。㕦、音魅。言沒入水下也。㘝、和戢切。言隱身忽出以驚人之聲也。㘝、音鬍。言多髭也。砅、東敢切。以石擊水之聲也。余按魏書江式傳。延昌三年上表論字體不正。略曰。皇魏承百王之季。紹五運之緒。世易風移。文字改變。篆形謬錯。隸體失眞。俗學鄙習。復加虛巧。談辯之士。又以意說炫惑於時。難以釐改。乃曰追來爲歸。巧言爲辯。小兒爲鼈。神蟲爲蠶。如斯甚衆。又顏氏家訓載北朝喪亂之餘。書迹鄙陋。加以專輒造字。乃以百念爲憂。言及爲變。不用爲罷。追來爲歸。更生爲蘇。先人爲老。如此非一。徧滿經傳。乃知俗字何代無之。車同軌書同文。豈易能哉。與其昔年侍先人官贛之石城。俗字如此者尤多。今不能記憶。唐君臣正論載武后改易新字。如以山水土爲地。千千萬萬爲年。永主久王爲證。長正主爲聖。一忠爲臣。一生爲人。一人大吉爲君。然嘗考之。但埊、㙓、悳、垔、四字合。

證作鑒。聖作璽。君作璽。皆與正論所言不同。今大理國文書至廣右者。猶書國作囻。亦武后所改。又吳主孫休名字四子。嘗創竄音灣、茴音迄、奠音觥、弄音礥、莧音莘、昷音舉、寔音襄、秇音擁八字。南漢劉巖自制龔音儼字爲名。蓋取飛龍在天之意云。

論語。子張問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誠不以富。亦祇以異。古注曰。此詩小雅也。祇、適也。言此行誠不足以致富。適足以爲異耳。取此詩之異義以非之。正義曰。取此詩之異義以非人之惑也。范氏謂人之不成德不以富。亦祇以行異於野人而已。侯氏謂若其誠不富。祇以取異耳。伊川謂此錯簡。當在第十六篇齊景公有馬千駟之上。因此下文亦有齊景公字而誤也。楊文靖、尹和靖、朱文公、皆從之。南軒謂言其誠實之不富。祇以自取異云耳。與皆按。我行其野之詩。誠作成。取義與此不類。不當遷就以求合。此孟子所謂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者也。嘗聞平庵趙先生云。此特因子張之問而答之。學者之學聖人。蓋不止此。富者。道盛德至善之謂。常人不能主忠信。不能徙義。愛之者未免欲其生。惡之者未免欲其死。若能反之。誠未可謂之至善。但亦足以異於常人而已。此說最明白。

唐張騭自號浮休子。張芸叟蓋襲其名。

南唐保大中賜進士譚紫霄號金門羽客。事見廬山記。祐陵賜林靈素號用此故事。

彭器資、洪忠宣、皆號鄱陽集。士岐公、張彥正、皆號華陽集。楊文公、胡文定、皆號武夷集。魏仲先、李漢老、皆

號草堂集、謝無逸、俞退翁、傅子駿、皆曰溪堂、蘇子美、張會川、張徽、皆曰滄浪、李師中、石守道、皆曰徂徠、晏元獻、王荊公、皆曰臨川、它如錢文僖有伊川集、邵康節有伊川擊壤集、而程子又號伊川、朱文公編二程文、題河南程氏文集、而尹師魯先有河南集、又呂居仁舍人詩曰東萊先生詩集、而從孫太史成公學者亦尊之曰東萊先生、其著述尤多、凡此數者、驟見其名、未免疑混、要皆不若漢魏以來諸文人、但標姓名曰某人某人集之爲明白洞達也、

漢書楊雄傳云、劉棻嘗從雄學作奇字、韓文公題張十六所居詩云、端來問奇字、爲我講聲形、然傳但云學作奇字、不言問奇字、後來相承而用、蓋又以韓詩爲本、傳又云、家素貧、嗜酒、人希至其門、時有好事者、載酒肴從遊學、與前學作奇字凡隔數十字、了不相涉、而近世文人多云載酒問字、載酒問奇字之類、不知何所本也、藝文志云、蕭何草律、太史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爲史、又以六體試之、課最者以爲尚書御史史書令史、六體者、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蟲書、師古曰、古文謂孔子壁中書、奇字則古文而異者也、許叔重說文解字云、亡新居攝、使大司空甄豐等校文書之部、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卽古文而異者也、與顏注合、其後晉衞巨山四體書勢、元魏江式論書表皆同、然則奇字者、與科斗文字略相似、而異于小篆、六書之一體耳、今人才見書籍中難字、便謂之奇字、非也、容齋三筆摘周禮中字、如攣、罄、瓤、蠡之類、凡數十爲一則、題曰周禮奇字、且云前賢以爲此書出於劉歆、歆嘗從楊子雲學作奇字、故用以入經、蓋亦失於詳考、學奇字者、歆之子棻、亦非歆也、

王荊公一日訪蔣山元禪師。坐閒談論。品藻古今。元曰。相公口氣逼人。恐著述搜索勞役。心氣不正。何不坐禪。體此大事。又一日。謂元曰。坐禪實不虧人。余數年欲作胡笳十八拍不成。夜坐閒已就。元大笑。事見宗門武庫。

元魏青州刺史公孫邃卒官。高祖在鄴宮爲之舉哀。青州佐吏疑爲所服。詔主簿近代相承。服斬過葬便除。可如故事。自餘無服。大成寥落。可準諸境內之民。爲齊衰三月。則知境內之民。舊爲刺史制服矣。近世所無也。然河中蒲坂人石文德。自祖父苗以來。凡刺史守令卒官者。皆制服送之朝廷。遂標榜門閭。史官復列之節義傳。夸而書之。審如邃傳所言。則文德之事。不足爲異矣。此又何耶。

啓顏錄載元魏太府少卿孫紹對靈太后。臣年雖老。臣卿乃少。於是拜正卿。按魏書亦書此事。然紹自太府少卿遷右將軍太中大夫。非正卿也。孝莊建義初。復除衞尉少卿將軍如故。永安中方拜太府卿。

權利所在。小人之所必爭。故雖父子之親。有不恤也。晉會稽王道子得政之久。末年有疾。加以昏醉。其子元顯知朝望去之。謀奪其權。諷天子解道子楊州刺史及司徒。而道子不之覺。元顯遂自爲楊州刺史。既而道子酒醒。方知去職。於是大怒。而無如之何。其後又加元顯錄尚書事。先是謝安薨後。道子已錄尚書。至是更爲長夜之飲。政無大小。一委元顯。時謂道子爲東錄。元顯爲西錄。西府車騎填湊。東第門下可設雀羅矣。蔡京蔡攸父子俱貴。權勢日相軋。輕薄者互煽搖。以立門戶。由是父子遂爲仇敵。攸別賜第。嘗詣京。京方與客語。使避之而呼攸入。甫就席。遂起握攸手爲切脈狀。曰。大人脈勢舒緩。體中得

無有疾乎。京曰。無之。攸曰。禁中適有公事。不得留。遂去。客竊窺得其事。以問京。京曰。君不解此。此輩欲以吾疾罷我也。居數日。京果致仕。又以季弟絛鍾愛于京。數白徽宗請殺之。徽宗曰。太師老矣。不許。但削絛官而已。此四臣者。卒皆貽家國之禍。善乎康節先生之言曰。人之所謂親。莫如父子也。人之所謂疏。莫如路人也。利害在心。則父子過路人遠矣。父子之道。天性也。利害猶或奪之。況非天性者乎。夫利害之移人。如是如是之深也。可不慎乎。路人之相逢則過之。固無相害之心焉。無利害在前故也。有利害在前。則路人與父子又奚擇焉。路人之能相交以義。又何況父子之親乎。夫義者。讓之本也。利者。爭之端也。讓則有仁。爭則有害。仁與害何相去之遠也。堯舜亦人也。桀紂亦人也。人與人同。而仁與害異爾。仁因義而起。害因利而生。利不以義。則臣弒其君者有焉。子弒其父者有焉。豈若路人之相逢一目而交袂於中逵者哉。

歐陽文忠公著五代史記。梁太祖本紀初稱溫。賜名後稱全忠。封王後稱王。至即位始稱皇帝。徐無黨注曰。始而稱名。既而稱爵。既而稱帝。漸也。爵至王而後稱。著其逼也。末帝而下。訖于漢周諸帝紀皆然。而新唐書本紀。高祖之生即稱高祖。太宗方四歲。已書太宗。二書出一手。而書法不同如此。未詳其旨。宜黃李子經郭作緯文瑣語亦云。唐五代史書皆公手所修。然義例絕有不同者。一人之作不應相去如此之遠。議者謂唐書蓋不盡出公意。

前車之覆。後車之戒也。元魏道武以服寒食散發動。喜怒乖常。遂來弒逆。其子元明可以已矣。而又服此

藥不堪萬機旋致天折穆宗因擊毬暴得疾浸淫以至於崩其子敬宗亦可以已矣而聽政未逾月已連日爲此戲自此馳逐不已宦者怨懼不三年而身罹不測之禍所謂下愚不移者歟

俗說愚人以八百錢買匹絹持以染緋工費凡千二百而僅有錢四百於是併舉此絹足其數以償染工艾子云人有徒行將自呂梁託舟趨彭門者持五十錢造舟師師曰凡無齎而獨載者人百錢汝尚少半吾不汝載也人曰姑收其半當爲挽綍至彭門以折其半又夷堅戊志載汪仲嘉大猷自言其族人之僕出幹抵暮趑趄呻吟而來問何爲曰恰在市橋上有保正引繩縛二十人過亦執我入其中我號呼不伏則以錢五千置我肩上曰以是倩汝替我喫縣棒我度不可免又念經年傭直不曾頓得五千錢不可失此遂免從之到鄆縣與同縛者皆決杖乃得脫汪曰所得錢何在曰以謝公吏及杖直之屬僅能給用向使無此將更受楚毒豈能便出哉汪笑曰憨畜產可謂癡人僕猶慍曰官人是何言同行二十人豈皆癡耶竟不悟前二事蓋寓言以資笑謔而後一事乃眞有之

吳虎臣辨唐異聞集所載開元中道者呂翁經邯鄲道上邸舍中以囊中枕借盧生睡事謂此呂翁非洞賓也蓋洞賓自序以爲呂渭之孫渭仕德宗朝今云開元中則呂翁非洞賓無可疑者而或者又以爲開元恐是開成字亦非也開成雖文宗時然洞賓此時未可稱翁本朝國史稱關中逸人呂洞賓年百餘歲而狀貌如嬰兒世傳有劍術時至陳摶室若以國史證之止云百餘歲則非開元人明矣雅言系述有呂洞賓傳云關右人咸通中舉進士不第値巢賊爲梗攜家隱居終南學老子法以此知洞賓乃

唐末人。此皆吳說。蕭東夫呂公洞詩云。復此經過三十年。唯應巖石故依然。城南老樹朽爲土。簷外稚松青拂天。枕上功名初擾擾。指端變化又元元。刀圭乞與起衰病。稽首秋空一劍仙。第五句誤用呂翁事。又唐逸史。虞卿兩縣連接。有呂生者。居二邑間。爲童兒時。畏聞食氣。惟食黃精。日覺輕健耐風寒。見文字及人語率不忘。母及諸妹每勸其食。不從。後以豬脂置酒中強使飲。生方固拒。已噓吸其氣。忽一黃金人長二寸許。自口出。即仆臥困憊。移時方起。先是生年近六十。鬢髮如漆。至是皓首。恨惋垂泣。再拜別母。去之茅山。不知所終。此又一人也。何神仙多呂氏乎。

俗謂婚姻之家曰親家。唐人已有此語。見蕭嵩傳。又有以親字爲去聲者。亦有所據。盧綸作王駙馬花燭詩。有人主人臣是親家之句。

山海經。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郭氏注云。天帝之二女。而處江爲神。即列仙傳江妃二女也。離騷九歌所謂湘夫人稱帝子者是也。而河圖玉版曰。湘夫人者。帝堯女也。秦始皇浮江至湘山。逢大風而問博士。湘君何神。博士曰。聞之堯二女。舜妃也。死而葬此。列女傳曰。二女死於江湘之閒。俗謂爲湘君。鄭司農亦以舜妃爲湘君。說者皆以舜陟方而死。二妃從之。俱溺死於湘江。遂號爲湘夫人。案九歌湘君湘夫人。自是二神。江湘之有夫人。猶河洛之有虙妃也。此之靈與天地竝矣。安得謂之堯女。且既謂之堯女。安得復摠云湘君哉。何以考之。禮記曰。舜葬蒼梧。二妃不從。明二妃生不從征。死不從葬。義可知矣。即令從之。二女靈達。鑑通無方。尚能以烏工龍裳救井廩之難。豈當不能自免於風波。而有雙淪之患

乎。假復如此。傳曰。生爲上公。死爲貴神。禮五岳比三公。四瀆比諸侯。今湘川不及四瀆。無秩於命祀。而二女帝者之后。配靈神祇無緣。當復下降小水而爲夫人也。參伍其義。義既混錯。錯綜其理。理無可據。斯不然矣。原其致謬之由。由乎俱以帝女爲名。名實相亂。莫矯其失。習非勝是。終古不悟。可悲矣。其說最近理。而古今傳楚詞者未嘗及之。書于此。以祛千載之惑。張華博物誌多出於山海經。然末卷載湘夫人事。亦誤以爲堯女也。

戰國策舊傳高誘注。殘缺疏略。殊不足觀。姚令威寬補注亦未周盡。獨縉雲鮑氏彪校注爲優。雖閒有小疵。多不害大體。惟東西二周一節極其舛謬。深誤學者。反不若二氏之說是。然高氏但云東周成周今洛陽。西周王城今河南。其說甚略。姚氏特作世系譜。似稍詳矣。而亦未備。其指鞏爲東周。則又未免小誤。今世學者但知鎬京之爲西周。東遷之爲東周而已。若敬王之遷成周。固已漫漶。至於兩周公之東西周。則自非熟於考古者。蓋茫不知其所以也。此鮑氏之誤。所以不得不辨。余故博採載籍。究極本末而論焉。周之先后稷始封于邰。不窋自竄於戎狄。公劉徙居於豳。至於太王。徙居岐周。文王降崇。乃作豐邑。自岐而徙都焉。武王之時。復營鎬京而居之。詩書稱宗周者。指鎬京也。迄東遷之前。無所遷徙。然武成云。王來自商。至于豐。召誥序云。成王在豐。周官序云。還歸在豐。左傳亦曰。康有酆宮之朝。則雖改邑于鎬。而豐宮元不廢。蓋豐在京兆鄠縣。鎬在長安縣西北十八里。相距纔二十五里。往來不爲勞也。武王克商之後。嘗曰。我南望三塗。北望嶽鄙。顧瞻有河。粵瞻伊洛。毋遠天室。營周居於洛邑。蓋洛邑居

土地之中。宜作天邑。武王既得天下。有都洛之意矣。而未暇及也。先於其地遷九鼎焉。武王崩。周公相成王。成武王之志。營以爲都。是爲王城。其地實郟鄏。亦名河南。洛誥所謂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者也。洛陽者。周公營下都以遷殷頑民。是爲成周。其地又在王城之東。洛誥所謂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者也。洛誥序云。周公往營成周。則成周乃東都總名。河南成周之王城也。洛陽成周之下都也。王城非天子時會諸侯則虛之。下都則保釐大臣所居治事之地。周人朝夕受事。習見既久。遂獨指以爲成周矣。按洛誥王祀於新邑。召誥王來紹上帝。自服於土中。則成王固嘗居之。然卒駕而西也。宣王中興。嘗一會諸侯于東都。下至幽王。爲犬戎所滅。宗周迫近戎狄。平王之立。不得已而東遷。都于王城。始奠居焉。自是始有東西周之名。謂之東者。以別於鎬京之爲西耳。河南洛陽未分畫也。王子朝之亂。其餘黨多在王城。敬王畏之。徙都成周。後九十餘年。考王弟揭之議己。遂以王城封之。以續周公之官職。是爲西周桓公。此時未有東周。公而稱西周者。後人推本而言之也。桓公傳威公。威公傳惠公。考王十五年。西周惠公封其少子班於鞏以奉王。是爲東周惠公。父子同謚而西周惠公長子自爲西周武公。自是周公之國始分東西。成周爲東周。王城復爲西周矣。蓋自河南桓公續周公之職而秉政。三世益專。所以別封少子使奉王者。殆欲獨擅河南之地。不復奉王。且王城成周皆爲東西周君所有。天子直寄焉耳。東周者。指周王所居之洛陽也。鞏班之采邑也。世本曰。東周惠公名班。居洛陽。是班秉政於洛陽。而采邑則在鞏。前漢地理志曰。鞏東周所居。姚令威用其說。非也。赧王時。東西周

分治。王復徙都西周。至五十九年。秦昭王使將軍摎攻西周。西周君犇秦。頓首受罪。盡獻其邑三十六。秦受其獻。歸其君於周。蓋權移於下。其極乃至於盡獻其邑於它人。亦不出於天子之命矣。是年赧王卒。其國先絕。西周武公亦卒。秦遷西周公於憚狐。實武公之子公子咎者。而東周惠公之後亦尚能一傳。後七歲。秦莊襄王盡滅東西周。周始不祀。大略如此。戰國策之西周。卽揭之西周。戰國策之東周。卽班之東周。西周建國在東周之前。而舊書躋東周於西周之上。爲失其次。鮑氏正之是矣。但其說曰。西周正統也。不可以後於東周。其注韓使人讓周。則曰此時周之命已不行於諸侯矣。其注周君謀主也。則曰猶爲天子故。它如此類不一。又盡以西周之策。分繫之安赧二王。蓋直以西周爲天子。而不知實桓威諸公之事也。余嘗反覆考之。東西二周之策皆曰周君。周君之自謂必曰小國。曰寡人。皆當世諸侯之稱。其間或及周王。則直稱王。或稱天子。非不明白。鮑氏乃比而一之。可乎。原其致誤之由。蓋亦有說。溫人之辭云。今周君天下。則我天子之臣。周君天下者。言周王之君天下也。鮑必誤以爲周君有天下矣。又東周與西周戰。韓救西周。爲東周謂韓王曰。西周者。故天子之國也。多名器重寶。是時周王未徙西周。故天子之國者。謂敬王故都也。鮑必愈疑西周君卽天子矣。不特此也。周王周公。國號既同。史記不爲二周公立世家。而混書其事於周紀。宋忠注周君赧王卒。又不知周君與赧王此年俱卒。但見二者連文。遂謂赧王卒。謚西周武公。小司馬張守節輩皆能辨之。然世多承其誤。雖如司馬文正公亦不能免。通鑑直以犇秦獻邑者爲赧王。稽古錄中復誤以西周桓公爲東周。無責乎鮑也。東周策首章

書秦臨周求鼎事。鼎實在西不在東也。豈周王在東。故東周君猶能挾天子以制命歟。不然。錯簡也。注家皆無發明者。因併及之。

曾文清訪戴圖詩。小艇相從本不期。剡中雪月竝明時。不因興盡回船去。那得山陰一段奇。近歲豫章來子儀亦賦此詩。四山搖玉夜光浮。一舸玻璃凝不流。若使過門相見了。千年風致一時休。末句實祖文清之意。

俗諺洗腳上船。語見三國志呂蒙傳注引吳錄曰。孫權欲作濡須塢。諸將皆曰。上岸擊賊洗足上船。何用塢爲。蒙曰。兵有利鈍。戰無百勝。如有邂逅。敵步騎蹙人。不暇及水。其得入船乎。權曰善。遂作之。

淳熙十四年冬十一月丙寅。宰執奏事延和殿。宿直官洪邁同對。因論高宗謚號。孝宗聖諭云。太上時有老中官云。太上臨生。徽宗嘗夢吳越錢王引徽宗御衣云。我好來朝。便留住我。終須還我山河。待教第三子來。邁又記其父皓在虜買一妾。東平人。偕其母來。母曾在明節皇后閣中。能言顯仁皇后初生太上時。夢金甲神人自稱錢武肅王。寢而生太上。武肅卽鏐也。年八十一。太上亦八十一。卜都於此。亦不偶然。張溟雲谷雜紀僅載其略。且不記其語之所自得。獨周必大思陵錄備載其詳如此。上所諭錢王指俶俶第三子惟演也。終團練使。